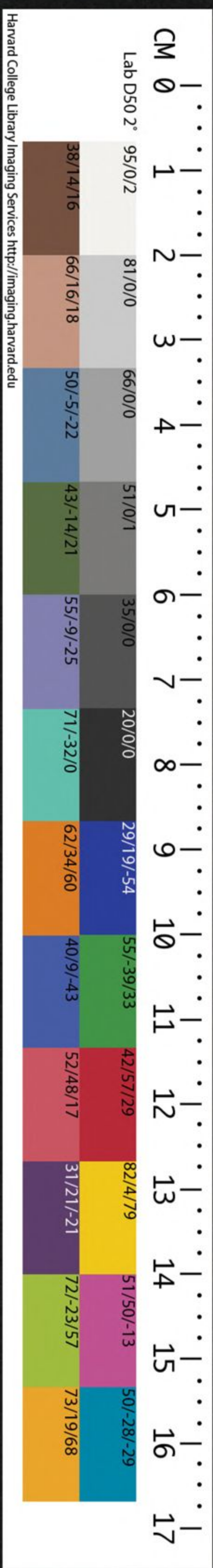


T2514/4538(3)

讀史管見

自四至六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RINROKAKU

JAN 12 1960

讀史管見卷之四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漢紀

孝明帝

永平元年、帝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座、退坐
東廂、侍官立神座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
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後以為
常、

論明帝此舉
生於原廟

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

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有知。虛廟祐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喪葬即遠。豈得已而爲之。不可沐浴而不歛也。故爲之歛。不可歛而不殯也。故爲之殯。不可殯而

而不葬也。故爲之葬。皆爲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爲近。殯諸客位之爲近。曷若勿歛勿浴勿飯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理中節之爲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

三年

明之期乎至治。其爲孝也。雖聖王何以加諸。

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上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上俟于門，至階上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五更南面，禮亦如之。

論桓榮不知修身治天下之旨義

詳此禮卽大學與辟廱相去亦非近地，以帝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則知之矣。是則漢世辟廱不爲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黷序之設，遂虛之邪。商周存先代之學，

綱目節錄其文

故記養國老於某庠，養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爲未足，又建辟廱也。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桓榮授受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人於南宮雲臺，獨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三年

論后戚不與
功臣之列欲
示公而反私

堯舜禹之世則四嶽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
尹仲虺萊朱巫咸成周之世則太公周召君陳畢
公迭居師保而閔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亦在高
位漢高之世則子房爲畫策臣而蕭何王陵陳平
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
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蓋大厦非一木
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畧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
周公之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兩漢雖曰位冠群
后未嘗不推引俊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惟飛

廉惡來李斯王莽之徒則讐疾學士陷害忠良媚
衆怙權惟知有已而其凶慝氣燄固亦嶄然獨出
無敢斑者雖其一時黨與偕勢取寵心固非之得
間則亦吐發憤懣以相菹醢不願與之伍也豈若
古之賢臣公心直道濟濟致身生都榮名死有顯
號者乎噫可謂不善擇術者矣馬援雖劣於高密
侯方諸寇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
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義不
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

烈丈夫之大節哉

詔曰先帝禁上書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者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顯宗此詔何其見之明也夫是非羞惡人皆有之彼諂子非病狂失性人貌而獸心也其是非羞惡固未嘗亡特不能自克惟利之趨以求合耳其睢盱側媚以爲容言所不當言以爲親英明之君正直之臣必不受也以其是非羞惡未嘗亡故外方

諂人內已嗤之或者悅其諂而不悟其嗤則愚暗亦甚矣光武禁言聖顯宗抑虛譽皆可爲帝王成法若有違令者重貶斥焉則善之又善也

帝聞西域有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來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神其道者號爲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楚王英最先好之

五年

論光武禁言
聖顯宗抑虛
譽

五年

西域距長安幾萬里，顯宗何以知彼之有佛歟？自武帝開西南夷，通身毒國，其時已有善幻者至長安，妖巫方士，類得其術，變幻詛祝，無所不爲，而巫蠱之禍，所由起也。然此時佛學之粗者，按漢史所載云，其書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此之數語，畧盡其大槩矣。若顯宗果自得師，明古帝王之道，固不遣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

正之辨，焚其書，歸其人，逆閑其塗，以防其爲天下後世之禍也。至于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君子欲一以窮之，固亦未易爲也。然天下之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苟挈裘以振領，又何患乎不能明也？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爲人，異於禽獸者，爲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

有已也，以爲性邪，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爲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捐身其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且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於蛇虎蚊虻爲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夫以書論浩博，千章萬句，羅絡周密，自相救護，亦何必一一致詰直，以是觀之，則判然如白日中天，物無隱形矣，豈非異端小道，誑淫邪遁，不可不闢者乎。

九年

廣陵王荆謂相工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告之，詔不得臣屬吏民，荆又使巫祭祀祝詛，事發自殺。

論廣陵王荆
楚王英昧於
春秋

甚哉！孟子沒，聖學不傳，帝王之英武者，知削平禍亂，其寬厚者，知愛養百姓，至於兵甲不用，戶口滋殖，庶而富之，則功用極矣，未有能明先王之教，以善天下者也。設有爲文具，不過廣築師弟子宮室，養士數千員而已，至於子孫支屬，則置諸富貴驕侈之地，尤不知教，或乃材智有聞，爲善得譽，反蒙

讀史管見 卷之四
忌疾至被勦除、惟碌碌狗馬聲色間、自同豢養、乃幸無事、若夫頑嚚亂賊者、則按法行辟、貶削誅絕之而已、豈不違天理哉、故光武使中郎將鍾興授諸王春秋、善也、興之學不傳於後世、不知其有益於諸王否歟、學經者必得正術、又優游涵泳、久而後成、非一日講之、頃暫知之、遽能有功、又不知諸王之受於興者、日月淹久如何也、不然、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而廣陵王荆楚王英皆以悖逆相繼誅死、何昧昧於春秋也、明帝又自好學、宗室

貴戚莫不從師受經、獨東平王蒼天資粹美、克自樹立、其餘因師學而成材者、寂無稱焉、而無君之刑、數施於諸弟、魯有君子斯乃取斯、其效相遠如此、然則師道不立、教化不明、豈非國家之急務、人主所當躬率者哉、

十二年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其後汴渠東侵、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費以百億

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論自禹以來
有汴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

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楚王英謀反。事覺自殺。

十三年

論楚王英祈
福得禍

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
獄追逮遍天下徙死者已千數而繫者尚數千人
考驗無實猶被禁錮者亦五百餘人是時天子震
怒獄吏皇恐諸所連及一切陷入無敢情恕者雖
因寒朗懇切上言馬后勸止於內多所理出然終
帝之世錮者不釋徙者不還中外群議皆以爲冤
塞之氣感召災變夫一楚王英得異教於沙門必
不至如後世之盛也其所好者特粗迹耳既以自
殺又延及無辜囹圄刺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而

反得禍又况深窮其說以爲微妙了心見性而不
能逃殄滅彝倫之罪者其所陷溺可勝計邪
耿秉說上擊匈奴從之

十五年

論明帝不遵
光武舊規

匈奴自建武二十一年之後旱蝗饑疫衰耗敗破
國分爲二非復昔日之患矣至明帝時四垂無事
匈奴不過一再寇邊其害小也明帝不遵光武舊
規遽信耿秉巧說爲大發兵數道並出徃徃無獲
空還致名將祭彤自殺而竇固又使司馬班超使
西域出奇降鄯善下于闐復通西域三十六國由

前言之，則開邊生事。由後言之，則矯制要功。皆春秋所禁，王法所不與矣。

孝章帝

上欲封諸舅，太后詔不許。

明德之詔善矣，而終曰吾以未踰三年之故，又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矣。詳此言，是已有許封諸兄弟之意。使無此言，他日有司再請，帝必欲行。太后亦不能固止之。况自開其漸乎。長孫

建初二年

論明德有許封諸兄弟之意

后譏之當矣

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寵榮者。

四年

論章帝必當於理

自世俗論之，章帝不知為賈貴人所出，如是焉可也。既知之矣，而貴人不登極位，賈族不被寵榮，無乃太薄乎。及太后既崩，勢無所嫌，少伸恩禮，亦何不可。史氏顧稱馬后與帝母子慈愛，始終無關。又稱帝奉承明德，盡心孝道，未有以疎簡賈族為譏者。豈千有餘年，皆無知禮之君子乎。不然，章帝免

七年

於譏議亦必當於理矣

初明德太后爲帝納宋貴人生太子慶又納梁貴人生肇宋氏有寵於明德竇皇后無子養肇爲子而譖陷宋氏詔廢慶爲清河王立肇爲太子宋氏自殺

論東漢之衰
始於竇后

國家將興必有淑德毋妻無妬忌之行古先一軌也馬后奉承陰姑織芥不失母養章帝慈愛興譽此竇后之師矣宋梁二貴人旣皆有子宋子又兄也且已正位東宮竇后歎已無出等能撫養但加意太子長育隆就之豈不安於養梁氏之子乎而

乃譖害姪娣動搖儲副廢長立幼以成其私章帝不復辨明一切從順父子夫婦之道莫不虧損而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宋貴人得意於明德竇后至帝卽位之三年始正椒闈心旣畜恨加以章帝不明遂致此禍然亦光武有以啓之可不慎哉

章和元年

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四方屢貢嘉瑞何做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恠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論宋由袁安
昧於責難之
道

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
繫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
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
官吏入深山窮谷間、覆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遂
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况智巧之徒、能偽造乎
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
石脉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
欲于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是時以瑞物仍
集、改元章和、而何敞所言者、公卿隱而不宣、宋由

袁安位冠群后、乃爲諂媚之習、蔽蒙之行、以侈逸
上心、使忽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正君之道乎、

博士曹褒請定漢禮、巢堪以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
不可許、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不聽、召褒授
以叔孫通漢儀曰、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
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讖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
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未數月、奏之、帝以衆論難
一、故俱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論曹褒之書
舛駁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

也。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明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

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有可得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孝和帝

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竇憲以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

章帝章和二
年

論竇憲用王莽之術

驚猛欲搏者。必伏匿其形。姦宄欲擅者。必謙降其勢。故不自奏請。則人主以爲遠權。推崇儒舊。則士論以爲樂善。使天子親信而不疑。然後其計得行。是舍其小而得其大者。屈於頃暫而伸於久遠。王莽以此篡竊於前。竇憲以此專橫於後。雖得意一時。祇足自族。果何利哉。

永元元年

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還拜大將軍。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誅。則攝政道公。諸侯賓服。外氏謹飭。宗族安全。

論太后於竇憲愛而不教

乃信憲言。俾伐夷狄。曾不思萬一不勝。是加憲之辟。若其成功。責得已乎。憲初計。特以免死耳。幸而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比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敝所謂愛而不教。猶饑而食之以毒。可謂來世之鑒矣。

四年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顯要。圖爲不軌。帝知其謀。時朝臣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求得故事。發兵捕其黨與。皆下獄死。憲自殺。

論和帝開宦
官用權之漸

竇憲當章帝朝和帝初爲太子之時聞梁氏私相
慶已作飛書陷殺梁竦而破其家致貴人姊妹皆
以憂死繼奪沁水公主園章帝僅能切責數語而
已於是憲氣勢雄長奏免三公刺殺宗侯伏鉞出
征誅兩僕射逐一尚書瓜牙心腹各有其人刺史
守令多出門下而皇太后爲之內主竇氏根據遂
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
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莫有遺者
朝廷肅清官闈寧晏遠繼孝昭之烈而前史未之

綱目節錄其
文

發揚豈非闕典哉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
無可與謀而鄭衆者鈎盾令也既佐人主掃除姦
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開宦官用權之漸生
十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每嘆息於斯
焉。

班固坐竇氏賓客死獄中

天下之士鮮有不爲權柄之臣所引因得自見者
顧所主有賢否耳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固宰相之
職宰相而不進人才人才而不由宰相進則必由

論班固短于
識而長于文
輕于德而急
於進

他道矣。然君子小人各引其類，此朋黨之論所由起也。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非文學之妙才，何能爾。然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爲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爲不詳。彼竇憲者，其在人品之何等歟。若外戚禍敗之釁，則又疊疊皆前日事，固乃爲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爲質而野，不爲華而史也。

九年

論和帝於禮
無失

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謚恭懷，追服喪制。

梁氏之禍，諸竇致力於外，太后譖間於內，其怨均也。帝既誅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借曰勉強，及太后崩，乃抑却三公之奏，不遵光武之失。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實梁出也，既奪其子，又殺其母，竇氏雖欲專名外家，和帝雖能不怨太后，然梁氏不可不復也。此與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追服喪，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始生百餘日太后立隆為太子太子即位太后臨朝

論和帝賢於章帝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焉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孝殤帝

延平元年元年帝崩太后定策禁中立清河王子祐太后猶臨朝

論鄧太后心利幼弱

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建賢明豈一家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悔是自求禍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故自永

初而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歲不絕書毋氏
常隆闡尹得志接乎栢靈而漢遂滅矣

孝安帝

永初二年

夏大旱太后幸洛陽錄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
誣具得枉狀收洛陽令抵罪行禾還官雨大降
天之於人若遠而近若近而遠一夫陷寃未必致
旱旣得明白雨遂大降天人一理理無小大多寡
遠邇之間此可驗矣使太后因此動心遇災而懼
推類以求之知雨水頻仍風雹屢作地震連年之

論天人一理

爲陰氣太盛所致惕然退居還帝大政勸使任用
忠賢修明政事而災異之來猶不已也然後可以
歸之天數而無憾矣

三年

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
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營騎士各有差

論三公庸繆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若夫制度財用量入以
爲出冢宰之事也是時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三公
備位碌碌初無調燮之方消弭之道至於國用不
足乃行鬻爵亦昧於量入爲出之計一何庸繆蹇

淺至此極也。雖鄧后節儉。歲終饗衛士。不設戲樂。減逐疫俵子之半。元會撤樂。不陳充庭車。曾何救於大計之闕乎。且郡國地震。雨水。豈爲俵子充庭車而致哉。陰盛陽微。水旱饑饉。國用遂乏。而太后與三公救災之術如此。是以天下爲兒戲也。鄧騭辟楊震。置之幕府。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騭聞而辟之。時年五十餘矣。累遷至東萊太守。有故吏夜餉震金。曰：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竟不受。

論楊震燭理
未明處義未
精

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爲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爲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君子之教舉一隅。使學者推而反之爾。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雖辭故人。莫夜之金。有不欺暗室之節。然爲此語。則燭理幾於未明矣。鄧騭推賢進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貴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爲騭而起。豈

獨燭理未明又疑其處義之未精矣

四年

滇零寇褒中鄧騭欲奔涼州并力北邊虞詡不可騭惡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乃以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謁海內太守馬稜曰犬羊相聚不足憂也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拘闕而已乃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外伏兵以待之賊由是駭散

論馬稜知虞詡

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

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寬其轡策使無拘闕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騭能薦李邵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詡憎而知其善果不易邪

皇太后母新野君薨鄧騭等乞身行服

鄧太后初欲不許騭等行服以問曹大家大家曰如不許後有毫毛加於今日則推讓之名不再得矣太后許之婦人之識乃能及此賢矣哉然愚嘗

論曹大家女
誠未及正家
之本

觀大家所作女誡其言承事撫接之道罔不詳備。獨於桃夭小星所載后妃夫人之盛德曾無一語及之。夫二南正家之本。本則不立。雖有任姒之才之美。不足觀也已。而世徒稱女誡之長。未深考其故。是以因而著之。

元初六年

豫章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郡人唐檀曰。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乃止。

論漢君臣昧於參三才之理

鄧后臨朝。至是十五年。無歲不有災異。大變。初以親決囚。蒙澍雨之應。次嘗爲減。逐疫。偃子。罷元會。

充庭車之小善。而欲平陰陽。垂戾充塞天地之氣。亦類夫所持者狹。而所求者奢。宜其無感也。自是而後。在廷不聞忠讜之言。簾帷不思消弭之道。安帝懦弱。制由強臣。天未厭漢。仍示告戒。而上下狃於見聞。遂以災異爲常事。無復憂駭之意。方乃貢祥瑞。希寵榮。嗟乎。中人以下。爲權利所移。習俗所化。雖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猶且不懼。亦昧夫參三才成位乎中之理甚矣。

延光三年

楊震飲酖而卒。

論楊震未得
爲仁

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
君合則留違則去震先爲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
微嬖倖損辱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
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歲遷爲太尉再言王
聖起第爲國大費周廣謝憚依倚分威天下諠譁
勢且叛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于明年震復上
疏彈劾近倖驕溢逾法反被譖愬遂致殺身若震
之爲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爲仁乎仁者度君而後
事不事而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必精也安帝

綱目節錄其
文

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
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獨將柰何哉故當初奏不省
之時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少味也

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太子廢當其罪後世之欲崇私愛者猶將旁緣以
行之曰是祖宗有故事矣何況廢非其罪則後世
之欲奪正嫡者苟得纖芥於東宮則斷以不宜曰
祖宗時太子無罪尚且見黜况有罪乎東漢逮孝
安纔五君而廢太子者三帝是三太子初不以過

論光武昭謀
不臧

失聞也。嗚呼。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曾不深念於斯哉。

四年

帝崩。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迎立北鄉侯懿。懿即位數月薨。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迎立濟陰王。

論安帝失職

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闇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方逾壯歲。遊豫南出。亦豈虞大數將終。而爲身後之念乎。一且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伏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爲人子孫。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知憂懼而至是邪。

孝順帝

永建元年

司隸校尉虞詡。劾奏中常侍張昉。弄權。屢寢不報。詡自繫獄。中常侍孫程。張賢爲上言。詡語甚切激。帝感悟。徵拜議郎。

論桓焉朱寵
有愧於孫程
張賢

惡侵其類。而喜黨其與。人情皆然。觀其好惡之邪。正。則賢不肖見矣。虞詡奏免三公。而三公繼劾之。按論中常侍。而中常侍左右之。桓焉朱寵之視孫

二年

論樊英動而
不括

程張賢豈不愧邪。使詡所奏按。有害於焉。寵有利於程賢。則報之者各以德怨。皆不足貴也。而詡無私焉。於是知焉。寵爲深可貶。而程賢爲未易得。夫三公國之棟梁。不足仰如此。而扶立適主。維持正士。乃出於掃除之役。刀鋸之餘。則國可知矣。徵樊英至京師。帝待以師傅之禮。英無竒謀深策。數月稱疾告歸。

樊英。隱士之賢者也。張楷之誚。李固之評。司馬氏之論。皆未知英者也。學行既立。名自昭著。非英求之也。隱居求志。不應辟舉。知時不可也。安帝昏懦。豈足招致賢才。順帝是時。年纔十三。公輔懷祿。耽位中臣。新立大功。英迫於詔徵。勉強而至。雖有竒謀深策。莫適告語矣。是故稱疾不起。入殿不屈。虛蒙官稱。未嘗就位。延問得失。隨宜應對。俛仰數月。賜告而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出處之間。意旨悠逸。自兩漢以來。隱逸之士。進退可度。未有若英者也。而張楷責以輔君濟民之事。夫輔君濟民。公卿之任。正使英直言正諫。亦安能必時之用已而行。

其志邪。又曰：以不貲之身，怒萬乘之主，且順帝猶未成人，史所謂下詔切責郡縣者，果出少主之意乎？使帝誠知其賢，英盡志無隱，又安能必帝之見悅而不怒邪？且人臣而畏人主之怒，又安能直道而行？李固謂英言行無闕，而謗毀布流，夫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言行既已無闕，則謗毀布流，非所病也。亦聞有特立獨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乎？若樊英者，德成志正，動而不括，退可增勵，名檢爲苟進者之戒，進可以師表，百辟爲不退者之規。雖

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以其出處之致，味其爲人，斷可識矣。而司馬氏特以清修吉士目之，故曰三人皆未知英者也。

桂陽太守文龔獻大珠，還之。

四年

論順帝厲之不警

唐雎論貢荔枝之害，勅太官勿受，善矣。曷若勅嶺南勿貢，以止其來之爲嚴乎？順帝還文龔大珠之獻，善矣。曷若亟加貶斥，以厲其餘之爲警乎？止之不嚴，厲之不警，彼佞人終無畏心，他日又必有側媚貢獻，以嘗試朝廷者，冀隙一開，源源而至矣。

陽嘉元年

左雄上言、孔子四十不惑、禮稱四十強仕、請自今孝廉年未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如顏回乃不拘。上從之。久之、廣陵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淑曰、詔書云有如顏回者、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雄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應、乃罷却之、仍坐薦者。

論左雄未喻
聖賢之語

雄蹇蹇有王臣之節、衰世名卿也、其論守相長吏久留及親民官辟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取士之制、貴得實才、固亦善也、獨於聖賢之語有未喻耳、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強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爲準也、徐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益失其義、子貢在聖門、有通達之稱、聖人意其矜而足也、故設顏子爲問、使賜參度彼已、必將望洋向若、不以自多、凡以進之也、賜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氏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雄以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舉者、曾是以爲可乎、

二年

論漢主鮮知
大宗之義

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至是封爲山陽君。

太任，聖母也。文王爲諸侯，亦以善繼。王季爲孝爾，太姒，聖母也。武王爲天子，亦以丕承。文考爲烈爾，聖人事父母之心則一，而統業所自，則繫于祖宗。此有天下國家之職也。漢世人主，往往致隆於母，慈，鮮知大宗之義者，以天下而聽斷於母，已爲不可。又有聽斷於祖母者焉。聽於祖母，已爲甚不可。又有聽斷於乳母者焉。嗣守宗廟社稷，不法祖宗，而乳母是從，念推濕居燥之恩，而忘創業垂統之重，以知類言之，則爲不義。以知本言之，則爲不仁。又况覆轍在前，身逢其難，而憤憤焉，惟私愛之，徇迷而不復，愚不知其爲人矣。

太史令張衡曰：舉孝廉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按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今使一人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

人雖靈於萬物，以五氣交運，參差而不齊也。故鍾其秀粹而無剛柔緩急之偏者，雖千一不可知也。

論堯舜代天
王之道

是故同類而殊能，不但庶物，雖人實然。聖人知其然，故垂知工，則不責以夔之樂，稷知播，則不任以契之教，因所長而用之，終其官而不徙，故事治功成，而罪戾不著。此堯舜所以代天工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天下衆務，而求備於一人，始以空言取之，一旦命以獄訟，已而畀以財賦，已而責以禮樂，已而分以民社，職無常守，業無見効，苟能應文免咎，苟歲月而去，則目爲能吏，但取外之可觀，而不恤其內之有闕也。積累久次，遂至於與國大論，進退群才，亦繇此途出。然則欲開物成務，咸有條理，臻治道之極也，不亦遠乎？經斯世而馭人，群其必師法上古，以御今之宜，庶乎用人不違其才，百官無曠，而治可言矣。

初聽中官養子襲爵

周官有奄人，以精氣閉藏者爲之。後乃用刑人。趙高猶非出於蠶室也。生而隱宮，古之奄也。必天刑之，則亦鮮矣。後世乃特開此一門，絕人之世，不爲防制，昏朝濁代，至有數千員。既逆天理，又以敗其

四年

論一舉六失

國家不知何所急而爲之也。不幸已有之，猶當裁損其員數，卑約其品祿，而禁其未然者，何奈許之襲爵養子，與全人比乎？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斷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乎。

以梁商爲大將軍，辭疾一年，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卽拜，乃受命。

論梁商進退
無據

辭受之節，人臣所當謹也。已如可爲，則不必固辭。如不能爲，則不可終受。九官相讓者，一則推賢揚善，所以達人材；二則崇禮致恭，所以形風化。非苟然也。梁商稱疾一年，退避確矣，蓋亦舉爾所知。然後堅卧不起，則誠意白矣。及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卽拜，乃詣闕受命，退不能爲，褒成之不受相位，進不得比伊尹之幡然而解，義無所據矣。

永和元年，王龔以中常侍張昉弄權，將奏誅之。其親有以楊震事諫者，乃止。

論王龔虛得
堅貞之名

大臣治大事當是時事之大者莫大於中常侍矣
權矣王龔欲奏誅之職也楊震之事非久遠難明
亦何待宗親舉以勸諫然後知哉龔自爲義不力
心有畏怯故易沮爾度不能爲則前在司空五年
何不辭位而去及再爲太尉日月益久彼中常侍
弄權其所由來亦漸矣亦不能止患於微又懼禍
而不諫堅貞之名無亦虛得乎

永和三年

時宦官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獨無所
薦帝問其故對曰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

論良賀之賢

終○今○得○臣○舉○匪○榮○伊○辱○是○以○不○敢○帝○由○是○賢○之○

良賀賢矣哉薦進人材美事也方之排陷忠良豈
不霄壤相懸然且不敢則侵權怙勢導上爲非之
事必不居其一矣使趙高恭顯張讓節甫輩皆能
如是則生免刑誅死免咀嚼亦且垂名不朽矣使
人君承事趨走門戶掃除皆得如良賀之流則朝
廷清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呼良賀其
賢矣哉

大將軍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遣子與之交友

四年

論梁商結交中常侍

宦官忌其寵中常侍張逵。逵政楊定乃譖商及曹騰。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妬之耳。逵等懼。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怒。釋騰賁。下逵等獄。伏誅。事所連染。延及大臣者衆。商乃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罪止坐者。人主所甚惡於臣下者。莫大於謀廢立也。梁商雖以后父當權。猶結交中常侍。然後得安。然則是時中常侍之權。蓋擬人主。又重於大將軍矣。使商無此曹之援。特未可知也。惟有曹節曹騰孟賁之援。

是以譖愬不行也。或曰譖商者。張逵。逵政楊定。亦中常侍耳。何爲一勝一負。曰中常侍固自有朋黨。騰節賁者。用事之中常侍也。逵政定者。不得於君之中常侍也。所以騰賁之縛。即得釋。而逵等之獄。不能免歟。梁商除大將軍。一年不拜。初若貴愛其身。以有爲者。而自爲謀。止於如此。鄙哉。且其引春秋罪止首惡之義。當矣。無亦稱舉豎貂伊戾以爲戒乎。

漢安元年 冀州刺史蘇章以權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

論君子不得志

論者日夜稱章，朝廷不能用也。

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詡、馬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張喬、張綱、蘇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使焉，則中外不爲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后黨與權，惟宦官用事，君子屈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冲帝

質帝

帝幼聰慧，嘗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惡之，因置

質帝本初元年

毒於煑餅以進。帝苦煩甚，召太尉李固曰：「食煑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惡之，固與冀書議立嗣。冀召公卿大議，皆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天下歸心。中常侍曹騰惡蒜，說冀曰：「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不如立蠡吾侯志，富貴可長保也。」冀然之。明日重會公卿議，皆曰：「惟大將軍令，固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復以書勸冀。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迎志立之。

論李固自失
大計

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爲大逆，名在弑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

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嘆哉。

桓帝

建和元年

梁冀惡李固名德，恐終爲己害，收固下獄死。

論李固之失

與楊震比

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己，則義難中絕。於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理者矣。李固之失，殆與楊震比歟。又况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爲其從事，至于梁冀頑嚚凶暴，繼父執柄，固尚居鼎鉉，遲回不去，豈非恃門生故吏可久于位邪。

雖有昌言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陷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固嘗笑樊英曰。夷惠之間。聖賢居身所貴也。必待堯舜之君。是無時可行其志矣。嗚呼。是固之所以自處者。由今觀之。英未有。所失而固亦何所得哉。

和平元年

封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霍顯恣行。在博陸既薨之後。孫壽淫惡當梁冀方盛之時。冀凶慝姦險。不辨減否。李固杜喬皇甫規朱穆陳蕃張綱蘇章周舉諸人。皆一時公忠正直。

論梁冀愚暗

爲漢寶臣。則推陷誅鋤。不遺餘力。至其妻穢德暴著。方且寵而憚之。不敢誰何。孫氏宗親。靡不貴顯。其意以爲彼諸人者。雖曰賢才。而於已有害。吾妻雖畜監奴。不能爲吾毒也。於已有害。則雖賢且才。必推陷誅鋤之。不能爲吾毒。則雖一奴而出入臥內。威權外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吾不問也。嗚呼。亦愚暗之極矣。不知與李固杜喬陳蕃周舉之同。爲公卿夾輔漢室之爲榮乎。抑爲單超左瑄徐璜。貝瑗唐衡之所圍執。覆宗絕嗣之爲美乎。朱穆

言史管見 卷之四
三
懇懇極諫，冀報曰：然則僕無一可邪？其迷謬自賢，乃爾終以不悟，後之爲后族得權柄者，猶不知戒也，則亦未如之何矣。

元嘉元年

崔寔曰：凡爲天下者，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夫刑罰治亂之藥石，德教興平之梁肉。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今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非所以爲治也。

司馬氏曰：漢法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論崔寔之論
出於子產

崔寔之論，出於子產。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無修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惡齊之之難也。故寧以刑辟行政，趣目前之效耳。季康子問孔

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道疑可殺也聖人猶不以殺爲善也子產崔寔之論雖以矯枉於一時不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爲政先致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經語孟之訓

未嘗有猛臯陶稱舜曰御衆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乾之君德曰寬以居之孔子答子張問政曰寬則得衆故居上不寬者比之臨喪不哀爲禮不敬以無其本也是則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懦姑息有罪不坐犯法不誅者又豈寬之理哉所謂恩施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者又豈仁之道哉

永壽元年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官羗豪遺奐良馬金鏃奐誓不受前此八都尉率好貨爲羗患及奐正身潔已

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服人心之道固非一。惟公與廉其感尤速也。令長而廉。一邑服矣。牧守而廉。一郡服矣。部刺史而廉。一道服矣。公卿大夫而廉。具僚群服服矣。天子而廉。中國外夷服矣。貪利反是。歷觀自古邊患皆起於貪。或貪其土地。或貪其貨寶。或貪其畜產。或貪其帳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要功生事。先以擾之。比其叛怨。則又伐之。至於伏尸殫貨。所失不可勝紀。而以濟一已之私欲者。皆是也。故惟廉將可以

論公廉感人尤速

安邊境。服夷狄。張奐之事可蓋矣。

延熹二年

詔賞誅梁冀功。封單超等五人為侯。

論祖宗柄制本末未盡善

自孝和除竇憲。孫程翊濟陰。桓帝治梁冀。相望未七十年。去二姦凶。立一人主。三大事者皆出於中官。三公雖尊。無所與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既倚之。去其害已者。又有援立之恩。雖不舉國以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京傾覆。禍起母家。光武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世。和熹專朝。皆以不接公卿。而任用黃門。遂基末流之禍。雖曰有治人無治

法。帝王子孫不能皆賢。禍亂多門。必有所啓。然亦祖宗創業垂統。柄制本末。有未盡善者矣。若畧法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猶庶幾乎。

陳蕃薦處士徐穉。姜肱。袁閎。常著。李曇。帝徵之。皆不就。帝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風。工竟不得見之。

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亦士之常也。姜肱至不欲人主識其面。不過甚乎。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丁稱其聖之清也。若紂者。飛廉惡來之君耳。無所用事。

論姜肱有介
推之志

也。五處士皆不就徵。姜肱獨蒙圖形。必其名稱尤著於時也。若桓帝者。黃門常侍之君耳。無所用見也。桓帝或識其狀貌。必欲其至。是以必使畫者圖之。歟。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亦此志矣。嗚呼。人君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仰而望之。至使高人勝士。永矢弗見。何以得此哉。亦可以自反其故矣。

白馬令李雲以言事繫獄。弘農令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請與同死。帝怒。詔并治之。陳蕃楊秉上疏請雲。

論黃瓊不及
龐參王龔

坐免歸。雲衆竟死於獄。太尉黃瓊上書諫。不省。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桓帝何以不亡。曰漢室至是則既亡矣。政歸中常侍。誅戮忠直。大興黨錮。以失天下賢才之心。其親客布滿州郡。辜推貪殘。甚於寇賊。以失百姓之心。善人天地之紀。民邦本也。兩失其心。漢豈能與中常侍共有天下邪。則漢已亡矣。人君所尸者特虛位耳。黃瓊當五侯立功封爵之後。自司農拜上公。雖能奏免州郡貪汙十餘人。然非當世之本務也。至於中常侍專權恣橫濁亂。

朝廷則未嘗昌言及之。雲衆二人下獄被誅。瓊乃伸白其枉。不亦晚乎。書奏不納。後亦不復有言。遲回三年。然後免去。又拜司空以終其身。夫處濁世。居高位。而匡救之功。如彼其卑。不知得名當代者。以何道也。顧差賢於胡廣趙戒耳。方之龐參王龔。殆不及也。徐孺子少而從學。貴而不見。有以也夫。

左悺兄勝爲河東守。皮氏長。京兆趙岐耻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爲京兆尹。與岐有隙。收岐家屬盡殺之。岐逃難遠方。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

三年

與俱歸。藏於複壁。諸唐死，乃敢出。

古之君子，不用於時，困阨患難，乃有立德立言，以自見于後者。趙岐耻事閹人之兄，棄官而去，羞惡之心立矣。雖潔身於海東，而覆宗於京兆，至賣餅市肆，匿身複壁，僅乃得免。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吁。可畏哉。而岐志不挫折，玩心孟子，劬瘁皓首，未嘗釋卷，卒成箋訓，垂世千有餘年。嗚呼，其亦賢矣哉。

五年

長沙賊起，入桂楊、蒼梧、南海、武陵蠻寇江陵，拜馮緄

車騎將軍，討之。至長沙，賊悉降。

論正心以正朝廷

天下之難平者，莫大於夷狄侵陵，中國背叛，然得人以任之，則亦非難能也。交趾賊起，張喬至則平。太山賊起，李固至則平。廣陵賊起，張綱至則平。九江賊起，滕撫至則平。先零諸羌叛，皇甫規至則平。長沙賊入桂楊，馮緄至則平。是少者猶數百千人，多者一二十萬計，然得一賢才，如決積水，如掃敗葉，如呼餓隸而已耳。是非難者，然則何難，莫難於正心以正朝廷。故曰：寇賊在外，四肢之病；內政不

六年

論正朝廷以

正百官

讀史管見 卷之四
理心腹之患。中常侍不去。朝廷混濁。雖規固網緝。日降千賊。月弭萬寇。亦歸於亡而已矣。

司空周景太尉楊秉劾奏刺史五十餘人。天下肅然。百姓之所患者。莫甚於守長貪殘。殃害切已。然得人以任之。則亦非所患也。杜喬周舉嘗分行劾奏矣。太尉黃瓊嘗舉發州郡矣。清詔使范滂嘗登車攬轡矣。中郎將皇甫規嘗持節邊郡矣。護駕從事胡騰嘗自同都官矣。三公景秉嘗實覈條疏矣。或斥逐。或罷免。或死徙。或望風解印綬去。但委用稱

職。如芟惡草。如逐鳥雀。如驅虎豹。虺虵而已耳。是無足患者。然則何患。莫先於正朝廷以正百官。故曰治水不清者。澄其源。視景不端者。正其表。中常侍任政。臺省殺亂。雖喬滂景秉。朝劾十郡。守暮劾百縣。令亦歸於亡而已矣。

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水性潤下而質不同。或清或濁。或輕或重。或弱或悍。或黑或白。或寒或溫。或甘或淡。是其質也。若大河之質。則黃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汰者也。凡物反

論河清為災
異

常為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為大慶。君臣動色。載於年號。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於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汗之處。則萬里停滯。未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為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文景用黃老。非黃老能清靜也。文景有愛民之德。

論祖宗師表 不正

故効臻于清靜耳。明帝致浮屠。非浮屠能治平也。明帝有寧民之政。故効臻于治平耳。逮其末流。先業不嗣。而從事祀享。要求福利於異端之術。亦何愚哉。此亦祖宗師表不正之所致也。或曰兩漢皆好尚儒術。東京晚節。教養尤甚。然黨錮之禍。興于太學。則尊事孔子者。亦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蔽之民矣。黨錮之禍。豈諸生所願欲哉。栢靈稍有世祖顯宗之見。取此二百餘人。隨才任使之。其治効當不愧於建武永平之盛矣。惟讐疾賢才而斷喪

論史管見 卷之四
之也。故宦官蠹於內。百姓怨於外。英雄四起。而忠良計畫之士。各爲知己者用。三方鼎峙。漢室遂虛。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邪。

杜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論劉勝可爲
里居之式

或問劉勝杜密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爲里居之式也。且郡守待以上賓。亦禮貌耳。豈望吾薦善糾惡之事哉。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聖人譏焉。子文爲令尹。以其所行告諸來者。孔子猶不以仁許之。則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遇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或者慕其抗直。而耻同寒蟬。必將踊躍而効法焉。愚故正以聖人之教。以爲失已失人之戒也。

永康元年 帝愛楊喬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論楊喬難以言智

相帝在位久矣，其無道著矣。楊喬應徵而出，已垂隱顯之道，數言政事，又失語默之宜。及帝欲以女妻之，以死自免，難以言智矣。夫聯姻帝女，則號為貴戚，而不為時用，故賢哲多難之。然帝女若下嫁，則將安適？故仁明之君，欲壻名士，亦有從之者，則未有憎嫌疾惡如楊喬之於相帝也。為君至此，猶不思其故邪？

帝崩

論相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

詳考相帝在位逾二十年，自始至終，不聞一言之嘉，一行之善，而其戾政惡德，盈溢簡編。當年怨嗟，後世恨疾，相靈之號，與桀紂齊。不知將棄漢而使之君邪？抑人謀不臧，以至是也？或曰：相帝能誅梁冀，亦豈無取？曰：相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惟此兩途耳。冀初無取，怒於帝者，特緣考死太史令陳授而忤小黃門徐璜，帝始懷不平。又欲殺中郎鄧香，妻宦而侵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夫豈為宗

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爲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蕃雖嘗爲尚書。忠言屢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論竇武無學

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劉儵。問以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立之時。宏年十二。竇武以后父之尊。當立主之際。所宜博集公卿。精加選訪。如周霍之立文宣。戒憲冀之利幼弱。是時陳蕃周景皆位台輔。胡廣耆艾。熟知物情。而漢室侯王。尚多有之。武乃獨問劉儵。旣非衆志。且宏年

十二。安知其賢。於是定策禁中。必欲恩出於已。其異於憲冀者。間不能寸耳。憲冀膏梁庸子也。何足筭者。武少以學行稱。而處國大事如此。烏在其爲有學邪。富貴曾未盈眦。身族遽已淪胥。不謂之自貽伊戚。謂之何哉。

讀史管見卷之四終

讀史管見卷第五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漢紀

靈帝

建寧元年

謝盧植賢於其師

盧植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坐絳帳中前列歌舞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憚之

世多言弟子鮮克賢於師者盧植非其人乎融教授盛行絳帳名重然嘗為梁冀之客其智不足稱也且訓明道藝諸生受業之時豈當陳列女倡歌

舞於前。植侍講積年，目不忤視，非仁者不能也。師不智而弟子仁。於融植見之，融竟無成，而植忠義大節炳如丹青。劉備猶師之，其賢可知矣。

太后臨朝，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用事。陳蕃、竇武欲誅之，白太后曰：「黃門嘗侍，但當給事省內，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專，爲貪暴，天下匆匆，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治有罪者可也。」蕃武固請，太后猶豫未決，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收鄭颯送北寺獄。颯辭連節、甫，武奏收二人，使劉瑜納奏，已歸府宿。

典中書者先以告五官史朱瑀，瑀盜發奏，大罵，因呼曰：「蕃武欲廢帝，乃與所親共白帝，請御前殿，詔捕武等，武不受詔，召會軍士，下令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蕃聞亂，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刃突入承明門，大呼云：「黃門反，逆甫遇而殺之。」武兵敗亦自殺。陳蕃位上公，竇武本兵柄，同心協力，共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竇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

也。雖徵賢才，列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廢可除，自餘尉

安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未
忍。此事幾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宮省門衛。迅
速掩捕。而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刑。
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爲元惡。必待鄭
颯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
與爲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
素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
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爲耶。以此
觀之。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竇武無足稱矣。

二年

論中常侍人
主之厮役

以劉囂爲司空。囂附中常侍。

中常侍與外官參比。品秩不卑矣。又日侍人主。不
爲不貴矣。至於任政握權。休戚天下。不爲不重矣。
雖然。其人則刀鋸之餘。掌門戶洒掃。內外傳達。則
人主之厮役也。外官品秩有至卑者矣。雖然。非方
聞韋布之賢。則卿士大夫之胄。詩書是習。孔子是
法。人主所與共治庶務者也。又況貴爲三公。天子
之師傅乎。而交結閹豎。或稱義子。或稱門生。卑躬
降志。以希薦拔。是厮役之下者也。則又有從而譎

附之者不復顧耻，惟得是務，是厮役之，又下者也。有天下國家者，設官分職，以俟賢俊，而使厮役之流階級而上，濁亂公器，一至於此，欲不敗亡得乎？初中常侍張讓葬父，無弔之者，獨陳寔往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凡與貴近交通者，皆有所欲也。陳仲弓終於太丘長，則非有欲矣。凡與黨人同籍者，皆爲善而近名也。陳太丘不與標榜之列，則非近名矣。爲善不近名，與貴近交而無欲，由前論之，所以不蹈刑禍，由

論陳寔見惡人以避咎

後言之，所以凶豎懷感而信其言者乎？史稱太丘道廣，或者以爲譏之，正指弔讓之事，是不知寔也。張儉、李膺之徒，惟其隘也，所以不免。易不云乎？見惡人以避咎也。太丘以之，雖然，有太丘之志，則可。無太丘之志，安知其不入於劉囂乎？故君子慎之。

熹平六年

遼西太守趙苞遣使迎母，道值鮮卑入塞寇鈔，爲所劫質，載以攻郡。苞率騎與賊對陳，賊出毋以示苞。苞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毀節。母遙謂曰：人各有命，汝其勉之。苞卽進戰，賊破，其母死焉。苞曰：

論事父事母之道

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何面目見天下哉。因歐血而死。

詳苞處此蓋不得已。然而與母皆仁矣。設若劫父則亦如是乎。曰不可也。寧棄官以全父。歸司寇而請刑可也。設若無子則亦遂死乎。曰不可也。居終身之喪以繼體爲重可也。或曰何不以事父之道而事母乎。曰可與權者知之矣。

蔡邕下獄減死髡鉗徙朔方。

當是時禍亂危亡不可救止之。蜀河橫潰以

光和元年

論蔡邕所陳無大過人

趨于海。豈隄防所能遏哉。蔡邕方且疏濬溝畎。窒塞穿漏。謂之忠可也。謂之愚亦可也。邕旣被飛章。乃上書曰。臣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迹邕前後所陳。非有大過人者。黃門之盛黨錮之冤。無一語及之。不知何者爲至言乎。

二年

曹節王甫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尚書令陽球常歎曰。若球爲司隸校尉。此曹安能容乎。旣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十餘萬。球奏其罪。殺之。磔甫尸於城上。大署榜曰賊臣王甫。欲以次表。

誅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先去大猾。乃議其餘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譖於上。球坐左遷衛尉。陽球志除姦蠹。幸居糾察之職。不重慎其事。而以輕易爲之。旣殺王甫。尤當周思密備。防虞中變。磔尸署榜。何益於毒。徒生見者之心。又勅中都官從事曰。先去大猾。方議其餘。復動聞者之慮。曾未旋踵。而曹節之計行。球見甫於地下矣。夫刺虎不入。斷蛇不殊。未有不返遭噬嚙者。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與也。

帝以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

呂強賢矣哉。裂土南面。尊爵也。方諸服勤。堦闥豈不貴賤相遠哉。然且不受。則市權怙寵。貪慾無厭之事。必不萌于心矣。使朱瑀趙忠。朝恩守澄。輩皆能如是。則生荷榮祿。死免唾罵。亦且垂名不朽矣。使人君承事趨走。門戶糞除。皆得如強之流。則朝省清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呼。呂強其賢矣哉。

三年

論奸人假託
經義

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今能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為之。

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小智姦識，謂聖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經語孟，雖存於世，而竅言橫議，亦傍緣而作。非人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昭其誣罔，設或主意遠，言橫議入之，猶水赴谷矣。堯舜為天下得人，

國者用以為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為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為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培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興滯用，則置官畜貨而自為市。依倚外患，脅制人主，以饗富貴。

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肆行無道。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以爲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也。或曰。然則何以正之。曰。姦人之假託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

自鄭雅自雅。杲日中天。萬象畢照。辯言安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爲。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詔劉陶次第春秋條例。

中平元年
論靈帝不知
春秋

堯舜禹湯文武亦讀書而盡君道乎。曰皆聖人也。聖人書之所自出也。夏啓少康太甲武丁及周之成康昭宣亦讀書而能爲君乎。曰皆賢人也。祖宗既有訓典。輔佐又得賢聖。亦何必讀書而後能君也。讀書有益於人乎。曰是何言也。性命之理。道德

之意正心修身之方治國平天下之事可法可監
可戒可懼者莫不備載何名無益於人也曰自有
書以來執簡開卷者幾何人矣專門名家之致一
老師宿儒之教授尚不能窺宮牆覩堂奧況於人
主以萬幾之繁聲色之衆玩好之多志意之廣而
欲於編簡之中望道德之進不亦難乎間有該博
辯洽通知古訓者而行與理違言與義異事効與
治迹相絕則能讀書者安在其有益也靈帝好學
習春秋而所引以自近者乃文賦小木書篆末藝

斗筲微器凶醜細人也所力行而不變者則禁錮
忠良寵任常侍賣官聚貨弄狗駕驢也不知學於
何經出春秋一篇何等而有是哉然則可不慎乎
人君惟無高遠之志勿謂世無賢人可備師友求
之則至勿謂書無裨益可廣德業潛之則明監漢
靈之好文法高宗之典學師成湯之受教慕成王
之緝熙然後知書之有益不吾欺也

趙忠夏惲共譖呂強云與黨人議朝政帝使中黃門
持兵召強強自殺

論靈帝中人
以下

甚哉靈帝之不明也。中常侍言黨人欲圖社稷，則信而不疑，考掠窮治，禁錮五族，爲之辨理者，隨卽震怒，何其守之確也。及黃巾賊起，約中常侍封諂，徐奉等爲內應，張角弟子告之，繼而王允又上，讓賓客與黃巾交通書，是圖社稷者，乃中常侍。非黨人，可以怒矣。則薄加誚責，何其待之寬也。呂強中常侍之賢者，心屢諫，反歌寺人之詩，喑鳴而死。然則靈帝雖中常侍，特愛其回適者耳。良由資稟不移，難以語上故也。嗟夫，以漢高世祖四

百年全盛之業，神器之重，而使中人以下者爲之主，欲不亡得乎。

中平三年

論靈帝爲欲
所蔽

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牝積其中。

經書稱君德之美者多矣，而不以廉目之，何也。曰：鹿臺之財，紂之所以亡也。碩鼠之刺，魏之所以衰也。不殖貨利，成湯所以勃然而興也。何必曰利。孟子所以懇懇而言也。求車求金，春秋所以備書爲戒也。是則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天子寡欲無求，則公卿化之，不敢好貨以犯亶侯多藏之惡。

言身管身 卷之五
公卿寡欲無求。則大夫士化之。不敢營利以取竊。賄爲盜之罪。而朝廷清。政事治矣。惟上下交征。而無饜足也。於是開私門。廢公道。亢不衷。官失德。財聚於上。而奢費無度。人怨於下。而誅求不止。雖危士在前。篡奪在後。爲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稽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西園難據。而文陵莫齋。其爲來世人主之監。豈不厚乎。

五年
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行陳。三市而還。問校尉

蓋勳曰。何如。對曰。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羣臣無是言也。勳退。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

論靈帝盲聾
靈帝在位二十年。於廷臣之諫。凡三從之。蔡邕請迎氣五郊。行辟廡。養老禮。及罷宣陵孝子之爲舍人者。帝從之。上祿長和海言。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輕服末。不當同被黨錮。帝從之。蓋勳言。觀兵黷武。帝從之。何其從之易也。是三事者。中常侍不與。故也。若稍涉之。小則如以水沃石。甚則如以卵觸

山嗚呼。蝨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遁。實靖夷我邦。豈天意耶。夫聰明者聖德之極致也。非惟能視能聽也。所視必遠。所聽必正焉。非惟視遠而聽正也。又無不見。無不聞焉。非惟無不見。無不聞也。又見於未形。聽於無聲焉。惟堯舜禹湯文武。其盡此矣。蓋勳喜靈帝之受其言。遽以聰明稱之。且曰。但爲左右所蔽。夫果聰果明者。安得而蔽之。靈帝於是。雖有耳目。其不異盲聾者幾何哉。

獻帝

靈帝中平六年

袁紹說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何苗受諸宦官賂遺。數爲障蔽。進新貴。外慕名而內不能斷。素憚中官。故事久不決。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卽時就道。何苗謂進曰。始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之。進欲止卓。紹曰。交構已成。復何待乎。事久變生。爲竇氏矣。乃促卓至。太后恐。悉遣中常侍小黃門詣進。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入白太后。請誅之。中常侍張讓段珪率兵伏省戶下。進出遇害。何后盡遣諸常侍詣大將軍。其決賢於竇后。而何

論何后決於竇后何進庸

進惑何苗依省內以致富貴之言臨事猶豫其庸
有甚於竇武。古人云決者智之君也需者事之賊
也。審已不能則如勿發。既得機會乃復留時隕身
喪元禍逮宗社外兵全入漢室遂傾易不云乎。德
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其
竇武何進之謂乎。其忠不足稱其禍漢則與中常
侍等耳。

董卓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
弔祠用其子孫。

論凶渠藉手
公論

天下未嘗無才故君子曰一世之才自周一世之
用顧人君如何耳。秦不能用故良平何信爲沛公
所資而開帝業。莽不能用故鄧寇賈耿爲世祖所
御而復舊物。桓靈不用故英雄四起散於三國。材
智角出不可勝紀。靈帝大誅黨人禁錮五族宜可
減少而益以衆多。故古人云願治之君不借才於
異代。又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棄才。然與亂
同事者曾不監也。董卓恃強不義尋自賊滅無足
道者。然猶能號召名士伸雪黨人則以天下公論

言身管身 卷之五
所在耳。摧抑忠賢。與凶渠藉手。是可深嗟而重歎也。

董卓爲相國。擢用名士。獨徵申屠蟠。不就。

議者以郭泰申屠蟠不罹黨錮之禍。比肩而譽之。愚謂有道固賢矣。而名在八顧。未若蟠之以不見成德也。及董卓擅朝。收召名士。蔡邕荀爽陳紀韓融皆畏卓暴戾。無敢不至。而蟠獨從容高臥。竟以不屈其用。晦如愚。風度高且遠矣。夫藏器抱德。非人知之爲難。人不能知之爲難也。非時用之爲尚。

時不能用之爲尚也。

劉備少與關羽張飛善。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

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疎。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恩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睽疏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與庸遠矣。宜乎卓然有立也歟。

論申屠蟠風度高遠

初平二年

論劉備關羽張飛卓然有立

三年

董卓宗族內外竝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

論董卓利欲無厭

卓之初至辟召賢望布列朝廷其所親愛第為將校不處以顯職豈不美哉曾幾何時而意滿志肆悉反前善然則前日近善之舉皆利心也利欲無饜卒至殺身豈不為後人之永監哉

董卓既誅蔡邕聞而驚歎王允叱之曰君為王臣而懷國賊私遇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臣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

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成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邕竟死獄中

論王允用刑失當

伯喈才士也而短於識靈帝非可事之君翰忠獻言終於髡徙董卓非可託之主出身為用終於受誅且其平日建白於兩朝者非有遠謀至計皆中人所能及也而其文章翰墨又非班馬之才假令

續成後史。殆亦與范曄伯仲間耳。然王允殺之則過也。天下至大。秉筆之士甚衆。漢武若殺司馬遷。其得失必有能記之者。允功名未終。不爲遠慮。遽以訕議爲懷。用刑失當。以來仇怨之口。蓋始諸此舉矣。若邕者。謂與卓同逆不可也。謂懷卓私遇。則邕之情也。削而黜之亦足矣。

王允性剛稜疾惡。下多不附。伊尹相湯。既平夏桀。乃始以自廣狹人爲戒。周公相成王。既平商受。乃益躬吐握。下士之勤。非獨聖

我不知

衆有恩信。可謂長者矣。而不習兵事。輕用其民。將十萬人。曾無部伍。未及接戰。衆潰而奔。寬厚有餘。法制不足。是謂有仁心而無仁術也。

初劉虞欲遣使詣長安。無其人。衆薦田疇有奇才。虞備禮請爲掾。及致命還。虞已死。疇謁墓哭泣曰。君讎不報。何以立於世。遂入山躬耕數年。歸之者五千餘家。

東漢風俗之美。士重名節。部民爲太守致死。屬吏爲主將酬冤。君臣之義立矣。田疇事虞。日亦淺耳。

論田疇有子
房之風

感其禮請如國士之知也。曰君讎不報，不可以立於世。其聞子房之風而興起者乎。乃有蒙受國恩，貴極將相，子弟宗戚，俱受顯榮，而當世代改遷，臣主易位之時，東門迎降，西門勸進者，亦何人哉。亦何人哉。

曹操復攻陶謙，所過殘滅。

三代得天下以仁，仁者非煦煦姑息也。推已所欲，與天下共之，推已所惡，與天下去之，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則仁之道也。操報父讎，先屠三城，坑數十

六平元年

曹操天資
殺

萬眾，已為過甚。且殺曹嵩者，陶謙別將也。當是時，別將在陰平，又非受謙旨意，操當諭謙直取此將，取之不得，然後伐之，則於報仇之義亦伸矣。乃舍此將，初無文告之詞，再攻徐州，罪人不得，遂略地遠師，所過殘滅，不亦不仁之甚哉。蓋操名為復讐，而志則在取彭城耳。亦其天資嗜殺，是以如此。雖得天下，不能數世，即為他人所奪，蓋智術有餘，而德澤不厚，不能綿遠，其理然也。

呂布曹操相守百餘日，食盡而退。

論此事必有遺策

呂布勇而無謀，一鬪將耳。曹公驍雄蓋世，用兵彷彿孫吳。濮陽之戰，濱於危殆，何也？且相守一時之久，智計無所施，食盡而退，必有遺策，史失之矣。荀彧言於操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故終濟大業。兗州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之。

論曹操霸業
起兗州

荀彧初見曹公，曹公曰：吾子房也。至是彧言漢高
光武根本之計，勸操以兗州爲關中，河內操信之。
霸業由此而起。或者乃謂關中河內之比爲史氏
之文，非彧所言，不亦固乎。

二年

論笮融智計
福利俱失

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
融斷三郡委輸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
致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浴佛多設飲食，布席於路，
經數十里，費以巨億計。及操攻之，走入山，爲民所殺。
自佛入中國，事其道從其徒者，未有不喪身破家
而亡其國者也。使笮融以營造浮屠之工，休養民
力，以課誦佛經之法，興脩學校，以招致好學之勤，
勞徠流集，禮下名士而用之，以所費巨億之財，寬

言身管見 卷之五
農訓兵。以保其土境。捍禦外侮。陶謙雖失彭城。吾自可據有徐土。曹操未必能破之也。一遭驚震。連播無地。至爲山民所殺。以智計言。旣無足稱。以福利言。又安在乎。

公孫瓚兵屢敗。遂徙鎮。易爲圍塹十重。築京高十丈。以鐵爲門。積穀三百萬斛。曰食盡此。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謂公孫瓚凶
德有六

公孫瓚旣除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若率道行之。縱不能平袁紹。幽州終可保也。而其凶德有六一曰

記過忘善。二曰不恤百姓。三曰睚眦必報。四曰疾害名士。五曰抑苦材秀。六曰寵愛庸兒。此六凶德。苟有一焉。當承平時。不足以立身就事。况居亂離紛爭之際。而兼有之。其危亡之勢。可立而待矣。方且掘塹築京。以鐵爲門。此與董卓郿塢同一愚見。不知有享此而不覆之理哉。

建安元年

論劉備當屯
難磐桓之象

呂布敗劉備於盱眙。備降之。

三國之主。玄德爲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有德義。蓋君子也。非漢德告終。則寶祚宜之備矣。備不

獨不得中天下而立，經營於羣雄間，崎嶇艱阻，僅得鼎足，而操先挾天子，據有形勢，克濟大業，斯則天運，非人謀也。呂布何者，備乃降之，其屯難磐桓，以貴下賤之象乎。

曹操問計於董昭，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此五伯之功也。今之事勢，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悅。

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挾之謀也。彧爲謀臣，操旣至長安，不問計於彧，而問於董昭，昭卽說

論董昭之言
深契操心

以都許之利，深契操心，且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約矣。此操於彧、昭厚薄之分歟。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曹操與之有舊，徵爲將作大匠。

孔融名勝之士，而短於實用。前史謂其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蓋得之矣。論者乃曰：使天未欲亡漢，則文舉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夫操固陰賊險狠，非劉玄德所願交，諸葛孔明所肯臣

論孔融輕易
取禍

言身... 卷之五
者然既已挾君爲重收引才智征討四克根本已
定羽翼已張而融乃以口舌伐之有克理耶謂邪
正不兩立可也而曰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夫操之
除融所謂洪爐燎毛髮而融欲治操乃蚍蜉撼大
樹耳論者又曰文舉以英偉蓋世之資師表海內
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亦過也融尊禮名儒而不
與論政所任多輕剽小才耳黃巾來寇戰敗退走
袁譚來攻卒盡城陷以一郡之力用之如此安在
其天下從之乎操以舊故招之自操之分融不欲

事操者宜於此有決既從而違輕易取禍智不足
稱也。

呂布擊劉備備敗走歸操操厚待之以爲豫州牧或
曰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
今殺一人而失四海之望誰與公取天下乎操乃益
其兵使圖布

論曹操審於
取舍
曹公雖忌克然於劉備之來關羽之去皆能容之
度外斯其所以見稱英雄者歟且以利害計之劉
備不死輔以關張縱不能爭操天下然豈不爲四

言身傳身 卷之五
肢大害。招之焉肯來。討之安能克。備若不死。操不得安枕而臥矣。然操不計後患。務推誠信。以來俊傑。既付以州牧之重。又資以兵食之助。雖勉而行。之。亦可見審於取舍。增智而明之。廓量而大之。固霸王之器也。

三年

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不思有失。輒言誤。誤豈可數乎。

論高順言當

善乎高順之言曰。誤豈可數。此聖門所教。檢身集義之要術也。人惟過而不知。知而復行也。是以惡

日進。德日退。如火之消膏也。苟言行之。發存心於無誤。誤即正之。課多少。以卜進退。其趨善也。如水盈科。又孰禦焉。順未必知此理也。而其言則當。惜乎所事不得其人。布又何足以語此哉。

三年

操圍布於下邳。布左右執其將陳宮高順來降。布亦降。操皆殺之。

論曹操器量不宏

智謀忠實之士。世所難得。陳宮高順二人。呂布之賢佐也。布不能聽用其計。以至於亡。操既克獲。誅布足矣。釋憾赦宮。并順用之。不亦宏乎。而乃蔑棄

人材淫刑以逞由器量不宏而疾怨深也或曰宮不肯下曹公則如之何曰置之可也若郭圖審配亡袁公者殺之當矣

五年

孫策卒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論張昭倉卒小忠

孫氏創業日淺而土地已廣雖未有君臣之固而賢才漸衆仲謀嗣位正明禮義表忠孝以慰服羣心之時且外無急難皇遽之事甫爾舉哀不聞過毀稍未親政寧失事機張昭周瑜躬受顧託自可

攝出命令鎮撫三軍移諭境內使權喪禮粗備殯葬克終乃以墨衰卽戎告喪上表則情義兼舉矣而昭遽令止哭易服出巡可謂倉卒之小忠詐保邦之大計也

操攻袁紹紹軍潰渡河走操收其輜重降者盡坑之凡殺七萬餘人沮授爲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厚遇之後謀歸袁氏操殺之

論曹操忌克不仁

操自起兵以來官渡之戰智勇幾盡且敵大而近者又莫如袁紹也既得而破之恐其收合餘燼難

於撲滅故肆其兵力坑殺七萬餘人此可謂殘忍無道之極矣兵以義爲貴在取其魁首而已從之者各爲主用正使鋒刃相接鏖擊酣戰猶不當致怒況紹軍自潰初無殺傷之恨又多降者亦何罪乎高祖禽楚王光武破羣盜未聞屠其衆也惟白起項籍則爲之操於是失所去取矣沮授之才又在陳宮之上使紹聽授計操安得而敗之袁紹未死授不以見沮之故而忘舊君義士也而操怒其欲去又不能容噫操忌克不仁而忍性以圖大事故或得或失無全善也

八年

初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夷狄之衆南向而爭天下庶可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論史官張大
曹操之辭

以陳迹考之二人所言皆淺矣以愚意度之此非二人之言乃魏氏史官欲張大曹操代爲之說耳使誠有之不知孟德所謂道者何道也挾持人主廢弑皇后誅荀彧殺孔融崔琰之徒何謂以道御之也顧常語人曰吾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此

則自言其實。夫操得在英雄之列者，以蜀先主諸葛亮得地最後，又且僻遠於北伐爲難，而孔明不壽，故曹氏得以跳梁歲月，要名實之稱。其惟玄德孔明可謂英雄耳。漢高世祖及唐太宗，百戰以得天下，危殆者數四，史未嘗言其懼也。曹操旣挾天子，下書責紹，不聞勤王之師，且拜爲太尉，位在操下，紹大怒，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之。此何所懼者，而操乃爲之惕息，蓋其心有所愧而不可。其也。玄德屢瀆困躓，意氣愈勵，史亦未嘗言其以

某事而懼，恢恢乎帝王之量，逾操遠矣。

操北伐烏桓，諸將曰：今深入征之，劉備必勸劉表襲許，奈何？操不從。旣還，賞前諫者曰：孤乘危徼倖，雖勝天也，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計也。後勿難言。

曹操雖尚詐不誠，然其才智則誠可以駕馭一時，而成霸業也。烏桓之勝，操以爲僥倖，而厚賞諫者，且丐其來規，推此志也。兼有四海可也。

操之北伐，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謂備曰：不用君言，失此大會。備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

十一年

論曹操才智
可成霸業

論劉備有志
事成

之於後此未足爲恨也

學道而畫則道不進修德而止則德不立從政而
怠則政有關處事而倦則事無紀故天以健而久
日以常而明莫大之功成於堅忍丕天之業本於
持守惟聖人盡之賢者則勉勉焉玄德崎嶇戎馬
之間如神龍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
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
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悲功業之不建悼
歲月之如流及劉表悔不用其言乃有事會無極

之語以能應之於後爲貴不以失之於前爲恨是
以坎壈而不陷困窮而致亨終能取分於曹孫之
間巍然鼎峙此光武所謂有志事竟成者歟或論
之曰千載紛紛所爭者一毫毛耳身與世兩勞而
何益使玄德而知此不若問舍求田之爲高也此
山人處士遺世自潔之言夫道固以濟物爲用大
丈夫用道者可求田問舍則求田問舍可經營
四方則經營四方心豈有大小遠近之限哉
諸葛亮自比管樂

十二年

論劉備敏於
曹操

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非謂葛賢於張，亦非子房不逮孔明也。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以言起兵，則備最在後；以言成事，則操先定都。劉曄善料彼此者，亦稱玄德有度而遲也。愚謂

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材爲急務。方是時，四方賢德隱而未見者，繫人所聞知如何。玄德南趨屯于新野，豈已知有孔明耶？不然，何其得徐庶一言，遂屈體枉駕，三顧草廬，咨大計而委心腹乎？比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流，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操辟司馬懿爲文學掾，懿辭。操怒，欲收之，乃就職。懿才雖次於操，其志固圖大事者也，豈肯爲操吏

十三年
論司馬懿志
圖大事

言史管身 卷之五
耶。善用人者，以誠心來之，以隆禮待之，猶懼其不至，何乃脅以刑誅乎？懿雖就職，而謀取曹氏之意，萌且芽矣。

孔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操，操外相容而內不能平。融上言宜準古制，千里寰內不封諸侯，操疑其所論漸廣，益憚之。郗慮承操風旨，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靖，招合徒眾，欲規不軌，大逆不道，并妻子殺之。

論孔融才望
高而智術淺

建安初元，曹操已奉天子都許昌，至是十有三年，芟夷大難，十平五六，雖孫權劉備未下，中國固之操者也。孔文舉進不能匡時，退不能避世，頡頏朝著，以空言虛氣，撩虎頭而編其鬚，遂見噬嚙。才望雖高，而智術淺矣。然操欲禪漢而難於融，融建言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亦安能禁操之取天下哉？顧烈士義夫，高風雄槩，自足以衛社稷而忤邪心耳，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姦人之欲害正直，未嘗不加以極惡之名，郗慮奏融見王室不靖，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此乃聲操之罪耳，融豈有是哉，可以發千載之一笑也。

操自江陵順流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乃往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敝，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論孫權不得
不以荆州與
先主

玄德客寓荆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荆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

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荆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禽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荆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十四年

操遣蔣幹說周瑜，瑜見幹問曰：子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

言史管身 卷之五 三
禍福同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還白操，稱
瑜雅量高致，非言辭能間也。

論周瑜不及
荀彧

周公瑾材氣雖英特，而天韻不高，方諸荀文若，尚
遠不及也。何以言之？觀其勸孫權勿送質之言曰：
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極不過一侯印，
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等哉？
是以富貴利達視其君，與孔明草廬之對遼矣。觀
其拒蔣幹之說出，侍女服飾珍玩，誇示得意，是以
富貴利達處其身，與孔明不使帑有餘粟，家有餘

財之奏，又何懸絕耶？夫有是君則有是臣，如瑜者，
適足爲孫權之佐，保有江東可耳，非圖中原手也。

十五年

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非知名之士，乃於譙東
築精舍，欲讀書射獵，以待天下之清，而不能得如意，
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
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身爲宰相，
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矣。或者妄
相忖度，言孤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欲便捐兵，則恐
爲人所禍，而國家傾危也。今上還三縣戶二萬，且以

論曹操愚弄
衆聽

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曹公此教有是有非三代而降以匹夫而有天下者若漢高世祖蜀先主唐太宗則英雄蓋世自甘貧賤少小時已懷大慮是天授之傑也次則曹操與司馬懿劉裕之徒若不值世衰亦以其才致身將相立事赴功而爲名臣降此而下直亂臣賊子耳操篡道之題乃其本志厥後焰焰上燎以時益擾攘功名顯著旁無軋已者遂萌篡奪之心亦勢固然也然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四海九州號令其

七殺生封拜皆由已出其利大矣乃上還三縣二萬戶謂可損專兵之謗減不遜之責一何愚弄衆聽之甚哉齊晉霸主有尊王室攘夷狄之功亦有竊禮樂擅征討之罪以春秋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論而罪惡大矣

劉備詣孫權求荊州周瑜言於權曰劉備梟雄輔以關張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爲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瑜得挾以攻戰大事可定也權不從

論周瑜不知人

周瑜雖有智謀而爲孫權畫此策何不知人之甚也。劉玄德天下驍雄，豈美女玩好所能淹留移惑之人哉。正使孫權用其說，然孔明、張飛、關羽、趙雲俱在外，肯使主公落人掌握而無術以得之耶。且瑜所虞者，雲、長、益、德，而不及孔明。又以見孔明雖來往吳中而未嘗見奇於公瑾，不爲所虞，其智大矣。瑜欲挾關、張而用之，不料關、張不爲已下，是則四人者，瑜智皆不足以知之也。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朕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往事耳。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益。蒙始就學，後魯肅與蒙議論，大驚曰：卿非昔日之呂蒙也。

三國之主權爲下，全吳之臣，蒙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進。大哉學之爲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得師，其成就何止如是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辭藻，直欲多記誦以愈於不如我者，以爲已，則無增益智思之功。以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成無用之具矣。

論三國之臣以學自進

十六年

論曹操欺天
罔人

曹丕為五官中郎將

官爵公器也操專漢政命自己出而拜其子以要
官此漢主詔耶亦可謂欺天罔人謂人莫如我何
肆行而無忌憚也

法正說劉備取荊州龐統曰荊州荒殘東有孫權北
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得之大業可成也
備曰今與吾為水火者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
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成耳今以小
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

論玄德之言
王道

玄德所以答龐士元者王道也顧人材力各有限
量雖智及之而勇不能自進猶挽弓者將滿而未
盡筈用力之難地也玄德終守信義以待天命則
庶幾於文王矣雖然有湯武反之之學則達未達
之間此進德之難地也

十七年

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
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也今公處大臣之勢使
人以大事疑已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議以丞相
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苟或以為不可操

由是不悅。及操擊孫權，或以疾留壽春，遂飲藥而卒。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仁者，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漢末大亂，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或佐魏武，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後於管仲？管仲不死子糾，而或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杜牧乃以或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墻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史氏記人之言，必有以文

之。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或所言耶？用是貶之，非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邀名，豈人情乎？

論荀彧干慮
一失

董昭諂操，其言皆妄也。人臣匡世之功，孰如伊周。伊周曷嘗不久處人臣之勢乎？若曰不可，使人以大事疑已，則終保名節可也。天下之疑，豈為進爵國公，加以九錫而遂釋乎？祇益疑耳。荀彧為操子房，遷都九錫之議，或與不與焉？何也？皆是為昭所先也。佐人圖天下，而翼戴之幾，每每失之。故或先辭

三公至于十數。後議九錫。繼之以死。使或不死。操尋殺之矣。劉穆之之愧懼。宋齊丘之悻悻。皆此類也。杜牧之謂或事操。事就功畢。而欲邀名漢代。比之教盜發櫃。而不與同挈。既毀傷其賢。而司馬氏以或能濟生民。方之管仲。死節於漢。其仁又在管仲之先。亦譽過其實。要之。自或智而論。所謂干慮之一失。由正道以責或。則策勳於佐命。不若飲藥於壽春也。

十八年 馬超擊隴上諸郡。皆應之。惟冀城未下。超攻之八月。

援兵不至。刺史韋康出降。超殺之。據郡。自稱州牧。楊阜外兄。姜叙爲將軍。阜見叙曰。君統兵而不討賊。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叙毋慨然。謂叙曰。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等謀討超。會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其妻曰。吾事必成。然奈月何。妻曰。雪君父之耻。喪元不爲重。况一子哉。叙昂乃進討之。超敗南奔。

懿哉。後漢之風教也。太守遇害。一郡憤耻。相與勸戒。必期於報仇。雖柔懦之婦人。亦以忠義勸厲其

論後漢風教之懿

子英風勁氣凜凜然與秋霜爭嚴此豈非光武明
章隆儒術敦禮讓之遺澤哉夫州將東西南北之
人也偶典是邦其屬吏事之卽有君臣之分爲之
伏節排難不敢愛身亦由當時擇人而久任故能
繫民心成美俗也王通曰無定主則難責以忠無
定民則難責以化故郡縣一變則怨而不傷而後
世治不務本牧守令長更易頻數送故迎新習熟
聞見至於國破君亡雖平日北面之臣亦從而陵
轢蹈藉之舉世恬然莫知忿疾嗚呼姜叙之母趙

昂之妻獨何人哉。

操爲諸子高選官屬以邢顥爲植家丞顥防閑以禮
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
諫植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
謗其罪不少愚實懼焉。

文人少實用多闕德善爲天下國家者不之好也
而文人所以自處者則無施而不可矣以無所不
能言故也夫言與爲異能言者未必能爲能爲者
未必能言也工於詞翰而自知其無益者古難其

十九年

論劉楨可謂
君子

人也其惟劉楨乎若楨者必不以華廢實文滅質言尚德可謂君子矣。

董承女爲帝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
倖累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操事泄使
郗慮華歆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
牽后出并所生二皇子皆殺之兄弟宗族死者百餘
人

曹操亂賊
之魁桀

曹操下令以不敢捐兵恐爲他人所圖可也而獻
帝在許無異幽辱左右侍御皆用曹氏之人殺生

除拜不出天子之手者十九年矣嬪御有倖奪而
戮之中宮憂疑遂併見及害帝二子屠沈后家謂
此非不遜之志操誰欺欺天乎操自起兵惟有奉
迎獻帝出於危迫謂一時之功可也然其事雖順
其情則逆自餘東征西伐禽呂布破袁紹下荊州
定關中皆闢土討貳以自封殖何與於漢哉而司
馬氏稱或佐操其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桓抑戎
狄以尊周室仗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父子之
道皆得焉孔子以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者，豈嘗凌逼君父，弑天下母，如操之所爲乎？五伯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伯之罪人也。功非扶漢，志在篡君，直亂臣賊子之魁桀耳。雖僞定一時，而不克混一，甫及三世，曹芳髦璜已在人掌握，呼來斥去，僅同奴隸，或乃死於鋒刃，天之報施，疎而不失。然反道敗德之人，狃於姦宄，終不懲也。華歆厥初名次管寧，晚節末路，惡逆至此。於歆與何誅，凡人爲善不可不誠。歆之內行，形於鋤菜擲金之日矣。初孫權欲攻劉璋，取益州。劉備曰：同盟無故相攻，使

敵承其弊，非計也。及備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可。權怒，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遣呂蒙督兵取三郡，備遣關羽爭之。魯肅將兵益陽以拒羽，邀羽相見，責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豈得徒勞無塊土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技，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愍之，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斯凡夫

論關羽答魯
肅之言宜理
明義直

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

魯肅責關羽盛稱豫州長坂之窘以侈孫權假地
之德羽遽無以對何也若應之曰當曹操南伐大
治水軍金鼓震薄江漢搖動吳之君臣救亡不給
益州躬提萬眾往為犄角之助協規同力竟破操
軍于時諸葛軍師親使于吳面陳鼎足之形荆吳
之勢貴公大悅尋表益州領荊州牧若取劉璋則
非奪之於吳見可而進自軍之善政耳今吳乃置
長沙桂陽零陵三郡而謂豫州愆德墮好可乎曹

操惟外以扶漢為名而內欲自取也故益州與貴
公相與治之若但欲斥廣土宇背信自濟又何以
伐操為乎如此則理明義直肅不復有言矣

二十一年
進操爵為魏王

論曹操節次
自遷

曹操專漢漢帝不得有所為久矣何其致命於操
獨如是之節而頻也十七年春三月詔操贊拜不
名入朝上殿如蕭何十八年夏五月詔以冀州十
郡封操為魏公又領冀州牧加九錫十九年春三
月詔操位諸侯王上授金璽赤紱遠遊冠二十一

年進操爵為魏王二十二年夏四月詔操設天子
 旌旗出入稱警蹕是年冬十月命操冕十有二旒
 乘金根車凡操之品秩一年或二年一加進焉果
 漢獻之命耶唐高祖曰孤秉大政豈可自加九錫
 而操節次自遷地日以逼設其未死則奉帝為山
 陽公不待丕而自為矣。

十二年

操四子丕彰植熊操心愛植楊脩亦稱其才勸操立
 以為嗣操嘗出丕植皆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
 右屬目操亦悅之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
 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於是以植多華詞而
 誠心不及也遂以丕為王太子

論曹操為吳質所用

人莫愛於子莫難於知子莫愛者情也莫難知者
 蔽也然則可以智知乎曰不可曹操有智矣而於
 父子之間為吳質所罔而不覺始以偽涕而定儲
 嗣次以廢麗而殺楊脩皆質談笑以移之智之不
 足以知子也審矣蓋任術用數以待人則父子之
 間不能誠也人亦以術數對之矣其惟堯乎廷臣
 稱其子開明而堯知其嚚訟道心無倚如日中天

物不得遁而皆存。奚以智為哉。

孫權令呂蒙定荊州，斬關羽。

二十四年

論荊州之失
主相皆有責

先主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雄槩，萬人敵也。而短於謀，雖撫恤卒伍，得衆心矣。而不禮士大夫，委糜芳、傅士仁以心腹之地，寄莫重焉。乃已素所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吳為掎角以當曹操，宜通和好，申固情義，乃不許其昏，又罵辱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於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是時法孝直、龐士

元俱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蒙先伐零陵不下，以詐給郝普而降之，乃語以事實，拊手大笑。今又匿兵為商賈行，潛取荊州而破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剪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孫權上書稱臣於操，操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

讀史管見 卷之五
生注望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司馬氏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光武敦尚經術賓延儒雅繼以明章適追先志是以教成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旣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也至於桓靈王室蕩覆然州郡擁兵專地者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暴戾強伉加以有大功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於沒身不敢廢漢自立豈其志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論曹操無忌憚

隗囂據隴右劉表牧荊州曹操未正大位皆以西伯自比甚哉聖人之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卽事而論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語文王矣無是三者則一有智謀能用人善攻戰而無道不義篡漢之賊耳乃敢以文王自方耶司馬氏謂操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非其志不欲猶畏名義而

自抑也。愚以謂不然。操之王魏，已建宗廟社稷，立太子，置百官，用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特未稱帝耳。若陳羣等再三勸進，加以時月，漢帝奉上璽綬，又何疑焉？使操果有畏名義之心，終不廢漢者，則必不殺伏后，勦皇子，戮貴人，以恐迫至尊，用天子旌旗，出稱警，入稱蹕，以僭擬人主也。使漢室教化風俗，尚可恃，操不敢自立者，則操沒纔十月，而不已受漢禪矣。

魏紀

文帝

漢昭烈章武元年

二年，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羣臣請漢中王稱尊號。費詩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過主篡位，故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臣不取也。」王不悅。夏四月，即帝位，以諸葛亮爲丞相。

司馬氏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

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亦固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北之窮新。運歷年紀。皆

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以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耶。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叢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

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使人確然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費詩之言忠且正矣。然諸葛公非貪爲佐命宰相者。漢旣無主。玄德素以興復漢室。討除曹氏爲志。於是焉稱尊亦可也。然費詩之忠正不可少也。而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距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卽稱玄德爲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哉。若始皇明爲呂不韋之子。琅

琊王睿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獎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又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遣太常邢貞奉策拜孫權爲吳王。貞至吳。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君敢自尊大。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下車。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曰。

論徐盛耻屈
已受盟

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三國分據雖志相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巳北并許洛西取巴蜀故非吳所能辨徐盛之言不巳泰乎夫有志於上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心并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吳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然宴安朝夕而不爲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稍自尊大張昭責之吳王屈已受盟徐盛耻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敬待使客覘其顰笑以爲憂喜

豐儲衛薦賄賂惟恐失色則邢貞目擊吳之可圖魏知所以與之矣

二年
漢主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距爲吳陸遜所敗漢主夜遁器械軍資一時略盡骸尸蔽江而下

漢主與關羽久要深契羽旣爲吳所禽若不爲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萬乘之重崎嶇山谷間持敵逾半年卒爲晚生新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心不巳然失策沮威亦已

論昭烈失策
沮威

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止者。杜甫以吞吳爲孔明遺恨。諒矣哉。

漢主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力効忠。繼之以死。

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羣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

論昭烈天資
高克已力

後王建興元
年

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曠。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曹操僞定一時。名在英雄之列。夷考其心事。乃真小人耳。雖暴戾強仇。殺人不忌。至其病亡。子孫滿前。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肯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

高克已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劉禪卽位。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亮可無過矣。

論孔明百世
之師

求言與納說二道。信而後諫。量而後入。合則進。否則退。納說者宜如是也。虚心屈已。惟善之欲聞。兼聽竝觀。惟過之欲知。求言者宜如是也。當重任。受大寄。豈可易而爲之。惡正直之人。疾議論之士。其有懇懇思報効者。反以交淺強聒責之。夫交淺言深。古人所戒。在進言者自處可也。豈在上者所以處人之道乎。若其可爲。孔明何乃望違覆於左右。懼曠闕之及已。而求十反之益哉。嗚呼。若孔明者。真百世之師歟。

四年

論曹丕濫刑

帝之爲太子，郭夫人弟有罪，鮑勛治之，由是恨勛。及卽位，勛復直諫。帝益忿，後坐事收付廷尉。廷尉奏依律罰金，帝欲殺之。羣臣多言勛父信有大功，請赦之。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帝大怒，勛竟被誅。

鮑信於父爲有功之臣，鮑勛於已爲忠諫之士，乃以私憾假公事而殺之。公卿勸止而不聽，廷尉固執而不許，濫刑如此，難乎其永世矣。

帝殂，吳王聞魏有大喪，自將攻江夏郡。先是朝廷遣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步卒千人，乘山舉火，吳

王夜遁。

分吳勇怯失慮

甚哉吳之無謀臣也。能以江東與中國抗衡，則如勿服，旣已稱臣貢獻，受其官爵，而又非師曲在已矣。至是乘人之喪而伐之，則禮義俱棄，勇怯失度，兵益無名，何以能克，其不至於敗也幸耳。

讀史管見卷之第五終

讀史管見卷第六

宋建安胡寅著明太倉張溥閱

魏紀

明帝

以華歆為太尉歆讓位於管寧帝徵寧為光祿大夫不至

華太尉雖與管處士交友而人品不同歆為漢臣乃委質曹氏大節已虧矣殺伏皇后之時歆以尚書令勒兵入宮壞戶發壁手牽后出兼此二罪惡

論華歆可惡

後主建興四年

通於天，不可勝誅也。幼安龍臥海隅，世芬莫與。清風素節，日益超邈。其視魏帝，猶敝屣然。而歆乃欲以青蠅之餘薰汗貞玉，顧知太尉爲上公，可以處寧，而忘於審已之不稱。吁，亦可惡之甚矣。

五年

諸葛亮上疏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

論諸葛亮有文王之小心

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六年

亮將北伐，魏延說之曰：「今假延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不從，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

論孔明不行險以僥倖

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馭而馘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為？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為矣。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諸葛亮深加器異，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謖違亮節度而敗，亮誅之。

知人之難

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臥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群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己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時趙雲鄧芝亦敗於箕谷，或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為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多何益？諸有忠於國，但勤攻

吾之闕則事可定矣。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街亭之敗。罪由馬謖。箕谷之敗。咎自鄧芝。兵多於賊。反爲賊所敗。而諸葛公以爲病在一。人方且減兵。省將。思聞闕失。引咎責已。布於群聽。能使民忘其敗。大矣哉。其爲道也。若袁本初。褊忮忌克。疑人快已。追怒諫者。殺戮直士。以自取滅亡。其得失立見。後之君子。有志於建功立業者。亦可以得師矣。亮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

論曹操用兵
亦韓信李靖
之流

橋玄何顛許劭鮑信皆言曹操命世之才。而孔明亦稱其智計絕人。善用兵。然以事考之。操嘗討呂布。相守百日而不能克。官渡之役。幾於勢窮。非得許攸。則紹未可破也。西征馬超韓遂。最爲出奇取勝矣。然亦用賈詡離之之計。乃能有功。至於赤壁。則狼狽特甚。設有追之於華容道中者。操決不能免也。親伐孫權。則困於濡須而不得度。繼出斜谷。則阨於漢中而不能進。安在其爲絕人乎。孔明與之同時。必無虛語。但恐史官不能盡記其軍機之

妙耳。姑據已事，獨論其用兵，殆亦韓信、李靖之流歟。

亮言與漢主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爲人多暇日，則出入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況於下乎？周公孔孟當如何哉？故陶士衡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尚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身亦漸荒怠。惟先主

論先主武侯
勤勞沒世

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凡○人○鮮○能○無○所○好○者○有○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苟○志○於○富○貴○而○止○耳○則○亦○無○所○不○止○矣○孔○明○蹈○道○秉○德○不○得○已○而○應○聘○初○無○富○貴○之○念○功○名○從○而○日○新○宜○其○所○立○卓○然○後○世○莫○能○及○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宴○安○一○隅○自○謂○無○事○則○孔○明○與○高○阿○那○肱○相○去○一○間○耳○

初孫策以呂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

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吳王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王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見信任，以谷欺更簿書不用也。

論孫權于呂範周谷用舍各當

抑制私情者，人之難事。故叔孫婣漢高帝之公，可為法於後世也。魏文恨鮑勛，乃自為太子時，而孫仲謀於呂範周谷，乃能捐芥蒂之憾，忘傳會之私，用舍各當，宜其保有一面，敵莫能侵也。

七年

尚書衛覬奏置律博士，刪約漢法，制新律。

論衛覬之言引經邦令猷

懷天下當以仁，理天下當以義。律令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為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業儒而侮經者，尚多有之。况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觀魏之所以存，豈係於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豈係於律令之繁省乎。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

主之最病者也。

善乎杜恕之言乎，恕特為糾擿姦宄一事，不欲委之小人，以小人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也。夫小人之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者，其目多矣。薦士則引邪而植黨，與理財則刻下而供侈費，守邊則鬪土而啓釁禍，治獄則酷刑而陷善良。惟權勢之指意是趨，趨則合，合則悅，悅則爵賞隨至。然則彼四事者，非人君所病乎？不特是也。自一嘖一笑之從違，浸淫而上，至於攘奪篡弑，以國與人，非得背道而趨利者為使，則不能以獨為也。然則背道而趨利，豈非人君之所病乎？劉安欲叛漢，所憚者一汲黯，謂不可惑以非義也。况公卿百僚，皆得守道顧理之人，天下雖有逆節，四夷雖欲交，侵猶雪之見，睨自無所至矣。人君誠明乎此，所謂為治不在多言也。

論杜恕之言善

司馬懿曰：若諸葛亮出五丈原，吾無患矣。

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舉，蓋不復為退

十二年

論司馬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

文原

計矣。親統大衆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懿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不許。亮遣使至懿。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世之論古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

論孔明存亡
繫漢

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於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捨攘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爲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閑。司馬仲達姦雄善兵。懾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幘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亟死。故以

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係於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當此時。蜀喪元帥。慘戚而歸。魏師歡欣。秦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代遷革。向之成敗。利鈍。皆爲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復觀考。使人懦氣激

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胡猶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奮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於天下矣。

亮卒於軍中。初亮言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言。

嗚呼。人之群乎斯世也。何所圖哉。始於飢食渴飲。

論孔明無愧于伊周

冬裘夏葛，室屋可以庇風雨而已。既且有家，則漸廣矣。既有宗族鄉黨，則益廣矣。聖王爲制民之產，則亦使之足以養其生，送其死，周其宗族，不至於飢寒闕匱則止矣。自百姓等而上之，至於天子，不爲不貴，而得兼天下之奉也。亦莫不有制度品式，上不偏下，下不僭上，而大要則以儉約爲先，節適爲貴，使俗無奢靡之尚，人息誇奪之心，則天下定矣。王迹旣息，人欲肆行，攘攘熙熙，惟利是競，如孟子所以告梁惠王者，必至於爭奪篡弑而猶未厭也。

孰能不待文王而自興三代之美教乎？欲革失俗，振頽波，非一士躬行所能。其樞要則係乎當國秉權之人耳。故范宣子讓，則其下皆讓。城中大袖，則四方全帛。在上者無欲心，則懸賞使人爲盜，亦不爲矣。孔明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專制一隅，勢通四海，亦何所求而不得。縱不外取，全蜀之富皆可以克物其家，而三十年間止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以爲子弟衣食之奉，不別治生，增長尺寸，逮其死也，內無餘帛，外無贏財，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

如此賢哉遠矣，亦何愧於伊尹周公耶？夫勢力可以專利而不專利，則利之所覃者廣而受惠者多，復以法制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堯舜之澤，亮既死，蜀人久而歌思，猶甘棠之思召公，此其効也。或者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廩祿厚矣，賜予多矣，財賂寶貨四面而至矣，視天下之人皆無父而已，獨有父則加榮其父，視天下之人皆無子而已，獨有子則崇重其子，視天下之人皆無妻而已，獨有妻則培益其妻，視天下之人皆無兄弟而已，獨

有兄弟則顯擢其兄弟，視天下之人皆無族黨而已，獨有族黨則寵光其族黨，竭國力以肥一家，而溪壑之貪，尚歉歉然也。而天下人之父，人之子，人之妻，人之兄弟，人之族黨，則離間之，貧賤之，苦困之，誅逐之，若惡其與己竝世而侵己之有者，至乃顯然誇語於人，以爲富貴可慕而不可忽也。王莽、梁冀、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皆是已。夫惟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則利之所聚者併而受害者衆，復以刑辟取之，則雖甲家銅山，乙家金埒，亦有餓

隸之患。故莽冀等既誅。或斥賣家財。幾十萬萬。免民租稅一年。或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而百姓提擊其頭。切食其舌。此其効也。故君子喻於義而不肯爲者。惡其事之如彼其汗。而畏其効之如此其酷也。有志於建功立事者。盍以武侯爲矜式乎。夫武侯平生大致。巖巖具在。而或者乃謂不能有成。顧合終其身爲臥龍而已。此詩人務爲勝語。非事之實。不可信也。

三年
帝數問甄后死狀於郭太后。太后以憂殂。

論魏主弑母

孟子曰。殺人以梃與人。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皇太后尊矣。不可卽而弑也。而欲其死。故問之以示意焉。又再問之。又數問之。則逼矣。弑莫慘於問。七首爲下。甄后雖毋。然父之所廢也。郭氏雖怨。然父之所立也。伸母之怨。殺父所立。是無父也。爲史者書曰。帝弑其母。皇太后郭氏。則罪著矣。若文帝之建郭而誅甄。則不待貶而見者也。

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帝無子。宮省事祕。莫知

論魏主不知
重統緒之道

其所由來，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禮無子，則取兄弟之子爲後。古今之通誼，非所當
隱也。不隱則可責以爲人後之義，而禮義明，隱之
則父子之心有疑焉。而慈孝闕，明帝乃祕密其事，
使人莫知所由來。若竊而得之者，非所以重統緒
也。雖當時莫知所由來，而已有知其爲任城王楷
之子者。使芳而賢，則後明帝而無他心矣。有如不
肖，必將致厚任城，愈於哀帝之於定陶者。康王成
王之元子也。其傳世決矣。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

宮毛及齊侯呂伋，以天子衛兵三百人，逆釗於南
門之外。猶以顯之於衆。何乃取人之子，私置宮中，
泯其所自出，以籠之而可乎。司馬懿雖握手受遺，
諦視不誤，然芳之體貌素輕，不繫民望，易於傾搖，
無本久矣。

帝用高堂隆議，下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世次所出，猶木之有根，體之有首，豈可僞爲哉。魏
武之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審其生本末，或
云夏侯氏子，然則魏武之姓，旣非曹，亦非夏侯，而

論高堂隆不
學

高堂隆乃請以虞爲祖，是一人而三姓。豈不可笑之甚哉！有天下國家者，亦論德而已。夏桀祖禹，商紂祖湯，周赧祖武，其胄可謂光華，而世何以稱之？魏氏之姓，旣不可知，爲臣子者，置而勿論，勸其君脩德行仁可也。必曲爲之說，本以爲榮，祇足取笑。何隆之不學歟。

十五年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散騎常侍劉邵、司隸校尉崔林、黃門侍郎杜恕、司空掾傅嘏議作考課法。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司馬氏曰：爲治之要，莫先與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僞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惟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爲曲私欺罔之資也。

事果難治，而法果難立歟？唐虞考績，成周大比，而計則夏商可知矣。彼其得人之盛，功業之美，後世莫能及焉。何獨後世欲行課殿而不能遂乎？司馬

論去邪私開
世敝之術

氏泝流窮源以調求諸毀譽覈諸功狀皆無緣盡其理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此至當之論也然人心所以不公不明者何爲而致所以能公能明者何道而得必陳其說使爲君臣者知所趨避猶庶幾焉今直以公明爲美而無去邪私開世敝之術是猶語人以飯可以療飢而不教之耕稼也於此有一焉人君誠能清心寡欲無爲於上使百官奉行成憲不得興作於下徭役必令輕賦歛必令薄行之三年吏當稱其職民當安其業益務選進賢

德列於有位汰吏員之冗者則百姓日益富刑獄日益少官府日益清國家日益無事雖不汲汲於考績愚固知其爲治世矣考課之末流凡州縣官皆以督促金穀爲能否或歲大旱百姓死亡縣令不忍而爲之蠲稅則譏訶留滯滿秩不得去至令徵索足數而後已也或功簿所載一字差誤則考功勾稽沮難行下報上至於數反而未止也或貪虐姦猾善於措克既足上官之欲又肥其家薦舉之章紛沓而至部民怨歎而上不知論訴成獄而

卒無事。閱其功簿。乃在褒賞之列。如此之類。千里同風。此又非盧毓、崔林、杜恕、傅嘏之所得知。然則世敝愈深。將奈何哉。

邵陵厲公

漢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憚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責皓。皓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及允卒。費禕薦陳祗代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終以覆國。自祗有寵。漢主怨允日深。

論費禕有慙于董允

劉禪得衆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爲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主。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爲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旣歿。漢之未亡。實允是賴。禕有慙德矣。

九年

漢大赦。大司農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必不得已。然後可以權而行之。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謝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喜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放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

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大槩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在邀福而歸諸已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復有姦宄擅權者。以急征暴賦。多獄無罪歸之上。而施行寬宥。布宣惠心。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爲

有益乎、爲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爲戒、則所謂按故事而釋有罪者、尙在所議、故事有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若審有罪、豈可盡貸、有罪而貸、則善人奈何、甲殺乙而遇赦、乙已不可復生、而甲得不死、以赦爲偏枯者、此也、若曰乙已不幸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乎、抑疑似也、則援寧失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爲從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以赦爲偏枯者、此也、百姓負租、或以旱、或以貧、或以已納而不爲之除籍、或爲官司所抑、代人而輸、其事非一、每下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言、自古如此、則以著於令甲者曰、凡蠲旱稅、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則曰、歲大旱、其盡蠲之、百姓喜於盡蠲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給我耳、此又偏枯之甚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期而爲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人、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爲遠期焉、而姦宄亂賊

人而輸、其事非一、每下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言、自古如此、則以著於令甲者曰、凡蠲旱稅、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則曰、歲大旱、其盡蠲之、百姓喜於盡蠲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給我耳、此又偏枯之甚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期而爲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人、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爲遠期焉、而姦宄亂賊

之人有財可行有力可援有反可恃有來可使一入囹圄用是數者遲延稽故終以無事而捕寇之吏被傷之主發覺之人往往反坐於是善良困於姦宄閭里怵於亂賊喑鳴飲氣無路伸吐此又偏枯之甚者也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而益增五族之錮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人縱有罪不輕於十赦之惡逆乎况黨人無罪而願忠於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豈直偏

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首兀然其能不爲人所捽擊曳挽而什乎於是董卓角之袁紹特之曹操靡之獻帝爲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爲所弒而不得赦二皇子爲所殺而不得赦語赦至此無益明矣明哲之君監失而思得舍非而從是莫若兼用虞舜大易呂刑周官之法則雖曠歲而不一赦一年而十百赦無不可者舜之法曰眚災肆赦謂有目病而害加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子以赦過宥罪過誤則直肆之罪咎則稍寬之而已

呂刑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耄蠢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肆大眚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盡赦也。取正乎孔子略法乎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道可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夫吳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言勸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有憾者也。而稱譽不赦之卓。况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如吳漢陳壽之見乎。

以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邈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論孔霸徐邈
百世之師

千官列職而宰相最貴。均於輔佐而三公爲尊。豈非人臣所所向願望之極地歟。然名實副則君子樂之。名浮於實。有羞惡辭讓之心者。不肯居也。卑官小品。才不能稱。尚爲人所指目。况三公乎。故有孔孟之道。則可爲三公。能以此道與王論而明之。以格其非心。而引之於當道。則可爲三公。挈政之綱。治事之大。使下有法可守。則可爲三公。調適人主喜怒以施賞罰。無僭無濫。以召和氣。則可爲三

公克稱此者伯禹在舜朝保衡在太甲朝周召畢陳在成康朝亦才難矣咸無焉而居其位則劉囂以附中官而為司空張顥以中常侍弟而為太尉崔烈以入錢五百萬而為司徒董卓田令孜龔澄樞以專橫凶恣而為太師又何足貴哉當是時魏政已衰柄歸司馬若由德而論徐邈亦何忝於三公而邈辭之固守之篤清規遠識照映今古其視何晏占筮惟恐不得至三公者相去豈直九牛毛哉在漢得一人不願為宰相者曰孔霸在魏得一人不願為三公者曰徐邈斯二人者真百世之師歟。

十二年

何晏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况已也

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表明吉凶悔吝之先使人知所避就詞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如是則聖人豈固為玄談以無益於世乎而學易者往往歸易

論臨川談經之禍甚于晏衍

於虛無幽渺不涉世用。而其所行則背義違禮。以趨乎凶悔之地。其失本於人自人。易自易。而不知易卽人也。何晏熟於易之文矣。不會理於心。故勸曹爽勿以權與人。非易也。欲爲吏部尚書而奪盧毓之位。非易也。旣得要路。違忤者罷退。附會者升進。非易也。與大將軍縱酒窟室。非易也。爲人情近。而無誠。內躁而好辯。非易也。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非易也。要管輅作卦。欲爲三公。非易也。動與易違。乃以神自處。不悟其已爲鬼幽。此正猶栢範責

曹爽何以讀書爲者。自何晏王弼以老子莊周之書訓釋大易。王衍等競相慕効。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弃敦實。風流波蕩。晉隨以亡。覆轍在前。而後車不戒也。昔人云。王衍清談之罪。甚於桀紂。而未見臨川談經之禍。盛於王衍也。或問清談祖老莊虛無之論。其致弊固宜。談經者宗孔氏。何及於世禍乎。曰。其源深。其流漫。非一言而可盡。姑論其大者。所行異乎所言。所言異乎所行。以此教人。使人不異乎已。臨川之大機也。所行異乎所言。故訓釋

三經語孟之書。高挹道德。深鈎性命。曰。如是而仁。如是而義。如是而智。如是而信。如是而禮樂。如是而刑政。虞舜必同乎唐堯。三王必同乎二帝。孔子所教。卽堯舜文武之道也。孟子所訓。卽周孔回伋之所述也。牽引配合。如出乎一人。援據比類。如出乎一時。析字之偏旁。則李斯小篆。有道德性命之意。信佛之幻詭。則李長者合論。貫八卦九疇之妙。此其所言之失。大槩也。所言異乎所行。故開陳熙寧元豐之政。變革祖宗。拂違公議。以成憲爲因循。

不足法。以君子爲流俗。不足聽。水旱千里。流殍無數。則曰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固聖人所當同也。彗出東方。人心震恐。則曰天道助順。布新兆祥。乃交出趾所宜討也。假省耕歛之文。以散青苗錢。而取二分之息於百姓。假庶人在官者之證。以行免役法。而植不拔之根於胥吏。啓人主侈心。則飾鳧鷖守成之詩。而曰宰制萬物。費不爲侈。疾士大夫異已。則飾酒誥群飲之說。而曰小人衆多。當先殺罰。此其所行之失。大槩也。夫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而

倚君之威布其言於學者、命其徒爲師儒、教於太學、以風天下、合此者則升進官使而富貴、不合此者則遺棄廢黜而困窮、而其言曰、成天下之治在人材、成天下之人材在教養、教養遍天下、行之數十年、天下之士行異乎言、言異乎行人、自人書自書、以致中原板蕩之効、而臨川氏之學方且顯行、識者憂之、而未如之何也、踰於利者宗之、而莫能遏也、彼爲莊老清談者、不好則已矣、故曰、臨川談經之禍、甚於晏衍者、豈虛云哉、

曹爽之在伊南也、蔣濟與之書、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封侯、固辭不許、濟病其失言、遂發疾而卒、

論蔣濟死信

蔣景侯可謂有恥矣、司馬誅爽、未爲非也、濟與爽書、若甘言誘致者、而濟實不然、乃爲懿所給耳、自不知羞惡者當之、折簡而取挾主之大將軍、勝於戰師而決勝、其功亦不細矣、而濟不惟辭賞、又以死繼之、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蔣濟則有焉、

十三年

吳潘夫人有寵生子亮。吳主愛之，有廢太子和之意。群臣固諫，吳主大怒，族誅言者，遂廢和爲庶人。王和言於帝曰：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擊之。帝從之，大敗吳師，斬其二將。

人主舉動，敵國視之以進退其衆者也。吳主已老，方且廢嫡立庶，殺戮諫臣，非惟魏師亟來，斬將覆軍，而全吳之亡實自此兆矣。君臣父子，人道大倫，有國有家，存亡所繫，經籍垂訓，莫先乎此。大帝嘗言讀書大有所益，以廢立之事觀焉，雖曰讀書，吾

必謂之未嘗讀也。

王昶毋丘儉兵敗走，朝議欲貶之。大將軍師曰：此我過也，諸將何罪。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乃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人皆愧悅。

司馬師引敗歸已，善矣。然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儀而爲之也。王儀言關東之敗，責在元帥，可謂忠而有益於師者，當歛容致謝，克已下教，則庶乎孔明之德矣。乃怒其委罪在已而殺之，此失豈可追

論司馬師自反非誠

論孫權未嘗讀書

十七年

也。若無引咎之言，而又貶黜諸將，是再自敗也。引咎歸已，未足以增隆其業，纔可少弭殺儀之罪爾。中書令李豐數與帝獨語，不知所說，司馬師詰之，豐不以實告，師怒殺豐。

論李豐不當

李豐爲中書令，帝素獨召與之語，司馬師不悅也。豐當奈何，疏君則不忠，親上則犯難，事之難處者也。度帝可輔而已能制師，雖居其位亦不宜有親疎之形，况祿去公室，政在司馬，再世矣。帝與豐雖欲圖之，必不能克也。然則數數密語何益，祇自族耳。當是之時，不仕可也。

中領軍許允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帝以允當出，詔會群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與帝別，涕泣獻欵，允未發，有司奏允放散官物，收附廷尉，徙樂浪，未至道死。

論魏芳促許允之誅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與違也。八柄在已，則手揮指顧而九有順從，一失其柄，雖對臣下，出語伸情，亦且不得，哀哉！奈何輕以柄而假之人哉！李豐在中書，未必能治司馬師，師已忌之。

許允嘗總兵，又得河北督將之權，或足以病師矣。而帝引以自近，執別獻歛，是將何為哉？乃所以促允之誅，而速已之廢耳。

高貴鄉公

帝晏群臣於太極東，常與諸儒論少康漢高優劣，以少康為優。

曹髦於是時，惟晦庶可免禍。在易明夷之象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乃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終於不明晦，無登天之照而有入地之辱矣。髦之

論曹髦不明
晦

十九年

以少康為優也。方司馬氏於澆殪而形滅之之心，夫東堂諸儒孰非昭之人者，是髦故欲昭之聞之耶，何其福之甚也。

吳大司馬呂岱嘗薦吳郡徐原，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時有失，原輒諫之。又公論之，人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岱不復聞過矣。

賢哉呂岱，可以為法矣。世之薦士者，鮮不以恩自居，以位自賢，以恩自居，則望報効之勤，以位自賢，

論呂岱樂聞
過

則責受教之禮。又或不然，則曰爾賢爾才，吾引爾而官爵祿利之，吾責塞矣。相忘而已矣。孰有齒長位尊，樂聞其過，而納門下之諫，誠心不怨，如呂岱者哉。自識暗局狹者當之，必積以爲憾，而反加之罪。若王鳳之於王章，其相去何啻天壤也。

吳主召驃騎將軍呂據還都，據聞孫琳輔政，大怒，表薦滕胤爲丞相，琳以胤爲大司馬，據引兵還，約胤共誅琳，兵敗，胤夷三族。或勸據奔魏，據曰：吾恥爲叛臣，遂自殺。

論呂據擇義不精

惜哉呂據有忠志，而擇義不精也。建宰輔不當，非外臣所當預。若以貴戚之卿，同國休戚者，上表密諫可也。被召還朝，乃以兵入，與滕胤同謀，欲殺國相，心雖非叛，師則何名，無乃惑於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之說乎。

二十年

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克見征東大將軍諸葛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

論小人無天

君子貴常德，小人厭常情。惟有常德，故夏之臣豈

願商得之、商之臣豈願周得之、自非人主大無道、天弃人叛、不可如何、則仁人義士、未必不欲扶持而安存之、小人則不然、喜新而為奇、惟權是從、惟利是就、故亂臣賊子之能濟其惡者、皆以小人為之羽翼、而小人貪得者、為之出死力、効智計以成之也、彼其易君改國、不過圖名位而已、使命而有之、雖不易君改國、名位固可得也、使命而無之、雖易君改國、其如命何、貴賤貧富、皆受數於天、豈智力可移、易君改國、貧而可富、賤而可貴、是人自為

命而無天矣、然小人紛紛然為亂臣賊子出力効智、則亦不思之過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周公戒成王用常人者、人而無常、則無所不至也、漢譙周作仇國論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其術何如、曰、吾聞之、無患者常多慢、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眾、勾踐卹眾、以弱斃強、此其術也、

論譙周不知文王

愚觀周之言、其謂勾踐是也、非知文王者也、文王惟可取而不取、故君子稱其事、殷之德、豈有筭數

於其間哉。故先儒論成湯文王者，皆以常見而量聖人之度。湯升自陟，則曰出桀之不意。文王既脫羑里，則曰陰脩德政，皆非也。周又曰：蜀當是時，可為文王。難為漢祖，亦非也。文王以小事大，自其初時，爾厥後賜鈇鉞，專征伐，國於岐山，化行江漢，烏在其為弱也。使紂興兵西伐，亦必有以處矣。乃責劉禪以文王之事，是求千里於跛鼈也。

吳孫琳專擅權勢，殺戮功臣，吳主謀誅之，語泄，琳廢吳主為會稽王，以吳主罪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琳怒殺之。

後主景耀元年

論桓彝殺身成仁

署名琳怒殺之

吳主被廢，彝不能救，徒死何益乎？曰：食焉不避其難，人臣之義也。居高位，享厚祿，躬見其君廢於強，臣既不能救，又不能死，則是與賊同情矣。霍光廢昏立明，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君欲治吾罪，而報之者耶？若彝可謂不求生以害仁，能殺身以成仁矣。

元帝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尚任俠。山濤為吏

五年

論司馬昭濫
殺無罪

部郎薦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以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殺之

司馬昭方有代魏之志故惡康薄湯武是以湯武爲弑君奪國與已同也不然是以已爲順天應人與湯武一也湯武革命之事經仲尼折衷取其誓誥以訓後世真順天應人矣豈曰弑君奪國云乎師廢芳昭弑髦炎代璜三君之失果可班於桀紂爲天下所疾耶不如桀紂爲天下所疾而司馬氏弑而奪之乃敢以湯武自况小人之無忌憚自以

爲中庸者則其濫殺無罪又奚責矣不知康虛名無實非能爲臥龍者昭疑之過也

任城魏舒少遲鈍質朴不爲鄉里所重舒亦不爲皎厲之事司馬昭辟爲參軍舒於細務未嘗是非至興廢大事人莫能言者舒徐籌之多出群議之表昭深加器重

魏舒有內實而不表襮其質信美矣府朝碎務無所是非獨爲司馬昭籌興廢大事是贊昭篡奪而已其所議多出衆議之表是他人未敢言者舒獨

炎興元年

論魏舒猶董
邪

言其亦曹操之董昭乎

大舉伐漢，漢兵大敗，譙周請來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禍敗將及，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漢主不從，卒用周策。

北地王諶之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主於地下矣。譙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於宗廟，正也。服爲臣虜，是徐子章羽所以見惡於春秋者。周何以貪生失理，勉其君哉。

鄧艾旣破蜀，頗自矜伐。

論北地王諶
有烈丈夫風

魏成熙元年

論鄧艾量不足

受於天不可移之謂命，物則具之謂性，知理合之謂心，有所生之謂志，動於誘之謂情，將取焉之謂欲，想而度之之謂意，潛而索之之謂思，時存省焉之謂念，能其事之謂才，涵容之之謂量，身履之之謂行，行而成之之謂德，人皆由之之謂道，非人所能爲之謂天，矜伐者量不足也。君子常語量矣。引鄧艾以明之曰：艾位三公，年七十，亦善自持。及破蜀有功，則量滿矣。故量稟於資，而廣於學。秦漢而後，人君之量者，漢高爲冠，人臣之有量者，子房

孔明爲首。自餘尚多有之。高祖由亭長爲帝。而監門戍卒。見之如舊。終身無驕侈之意。雖光武文皇。晚節末路。未免少變也。學士大夫有預舉。送而滿者。有得名第而滿者。等而上之。有至宰相而滿者。方未滿時。矜伐不形。及其既溢。不可揜矣。故質稟裕如者。當學以成之。生而淺迫狹隘者。當學以廓之。廓之之道。以識爲先。識天識命。識性識心。則萬物皆吾度內也。若斯人者。際天爲量矣。

加晉文王昭殊禮。

論奸人圖事
十全

司馬氏取魏。猶曹氏取漢也。亂臣賊子之心。未嘗不欲速。顧勢有未可。則緩以圖之。歸於得而已矣。司馬師旣廢曹芳。而猶立高貴鄉公。司馬昭旣弑曹髦。而猶立元帝者。姦人圖大事。亦欲十全而不遽。則得之亦稍安。若肆其凶力。非不可亟取。然不旋踵而禍及矣。王莽董卓朱溫是也。黃鵠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姦人智足以及此矣。以昭爲晉王。受殊禮之節。觀焉。亦可謂魏世有教化風俗。使司馬昭畏名義而不敢取乎。

二年

論司馬孚欺世盜名

帝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歔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考司馬孚忠於魏室之事無有也惟邵陵厲公之廢孚送之悲不自勝高貴鄉公之死孚枕其股而哭之甚哀如此而已師昭擅魏孚為上公興建晉朝於魏何有及帝遜位孚又歔歔每值君父大變專以泣涕悲哀眩惑觀聽實則安據高位常都寵榮至於沒身又令歛以素棺時時若初無意於富貴者且自號曰有魏貞士而史稱其廢立之際未

嘗與謀若孚者可謂敢為大言絕行以欺世盜名姦人之深厚縝密者也推見至隱罪不容誅矣

晉紀

武帝上

泰始四年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春秋莊公七年星隕以應王室將虛漢成帝永始中星隕以應賊莽篡立君子以謂人有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不可誣也當是時晉方向盛而已有此變及帝將崩前一年又有之愍懷西駕銅駝荆

論天之示人顯

棘司馬之錄。訖於長安。江表雖興。自非同姓。天之示人顯矣。

王祥卒

祥之至孝超卓。不事清談。又有政事之才。用爲公輔。可以表化天下矣。然孔子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祥仕魏朝。致身太尉。革命之際。初無一言。隨衆拜遷。不以爲異。孝誠雖顯。忠節遂墮。無乃質美而學不足乎。故成材莫大乎學。石苞賈克王

論王祥墮忠節

沈之徒。不足責也。如祥者。君子惜之。

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秦始皇七年
論亡晉者匈奴

時運不窮。事變無止。晝夜寒暑。更代疊疊焉。欲日月爲俄頃之停留。不可得也。治亂興衰。卽晝夜寒暑之差久者也。然考之方冊。亦可謂速哉。桓靈敗漢。召董卓之禍。關東起兵。資曹操之勢。有魏六傳而不能并天下。司馬一統而不能傳三世。窺觀覬覦之人。每每生於恬安不戒之日。而人主鮮能悟也。晉武帝方且大封同姓。以隆基業。而夷狄姦豪。

已如癰疽，伏於背脇。劉猛先叛，劉淵繼為左部酋帥。是時吳猶未平也。而亡晉者，乃匈奴焉。竊跡前世，無不然者。然則何以逆知而預防之？曰：惟增脩德政，固結民心，則可祈天永命矣。故周公告成王曰：我不知歷年，惟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爾。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虛張首級，遣歸鄉里，終身不用。

論晉武黜石鑒可為御將之法

為天下國家者，事皆務實，則治道固矣。昔國淵上首級無虛數，曹操問之，對曰：征討外寇，多其斬獲

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封域之內，有叛逆而克之，淵猶以為恥也。操善之。淵之言，半得半失耳。趙克國先零之征，豈非外寇哉？而未嘗有一虛辭，武功固大，民聽固聳，何有設偽足以動人者？偕有乙國伐甲，甲國拒之，今年戰則露布曰：俘斬幾千，明年戰則露布曰：禽獲幾萬，或自相蹂踐，或墮崖擠水，不可勝計。此亦大武功而聳民聽者也。計其所陳，累其所殺，乙國當無遺類矣。而甲師日弊，甲地日感，乙之強盛自如也。彼奏功上狀者，又晏然受

賞而不辭，至或怒其酬之之薄，君臣知之，以爲兵家常態而不治，其亦聞晉武之黜石鑒乎？試欲効之，則曰如是者，失將士心，彼且泮然散矣。晉武平吳，未嘗以無石鑒而闕事也。此可以爲御將之法也。

八年

尚書令賈克巧諂，與太尉荀頌、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馮統相黨，友朝野惡之。

論賈克者人之不祥

司馬氏經營大業，其人材多在宣景文王之世。至武帝卽位，爲公輔，與大政者，蓋鮮賢材矣。而賈克

親曾弑君，罪在成濟之上，乃輔相初政，而馮統、荀頌、荀勗又皆小人，而據要位，相與黨友，獻納邪說，間離齊王攸，納克女爲太子妃，晉之亡也。用此二事，而武帝不之悟也。賈克亡魏，又亡晉，非人之不祥者歟？康節邵先生深明易數，以晉室之禍本於夕陽亭之一言。石勒長嘯於上東門，亦悠悠耳。師昭廢二主，殺一君，欺人孤幼，以奪其國，曾不再世，稱兵相屠者，起自兄弟叔姪，而非他人也。出乎爾，反乎爾，可不信夫！得之，不以其道，而欲長有也，難

矣。

帝問侍中裴楷以得失，楷以賈克姦邪爲言，帝出克都督秦涼，公卿餞於夕陽亭，克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宰相而制於一夫，不亦鄙乎！然辭之實難，獨結昏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請言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爲太子妃，克妻賂左右，使后說帝納其女，帝曰：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勗與荀勗馮統皆稱克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克居舊任。

論荀勗荀勗罔上不道

謂賢爲不肖，是爲非，此不可以目見也，當以心見，心有所蔽，則言者行矣，謂醜爲都，黔爲哲，此不必以心見也，目亦了之矣，目有障翳，則罔者信矣，晉武無目病，欲爲其子娶賢種，而腹心之臣欺之，謂醜爲都，黔爲哲，太子納婦，武帝見其不然，亦可悟矣，竟泯默而遂成之，是不直可欺，以其方，又可罔以非其道也，然則何所不可罔矣，勗勗所居官，武帝所授也，武帝方卽大位，委以幾要，遽有叛心，交附邪臣，相與罔上不道，以傾覆其國家，不知於已。

亦何利焉。其可惡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人君可不念夫。

以鄭袤爲司空，袤固辭。

三公之位，人臣自非庸謬不才，孰不有願爲之志。至或交結中官，如劉囂而得之者；或輸納貨賂，如張溫而得之者；或納約宮禁，如李林甫而得之者；或黨附夷狄，如桑維翰而得之者。苟欲得之，無以制其欲，則無所不至也。鄭袤亦無大過人之行，其辭司空而不受，必以賈克馮統之徒，締交迷國，恥

論鄭袤之賢

與之伍也。亦可謂賢矣。亦可謂貪位慕祿，進而不止者之師矣。

吳中書令賀邵曰：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僞相貿，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

賀邵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者，人未之嘗言也。邵何以得此，敢問其是非。曰：先君子每味其言之能中亂世之病也。卽請問其目。先君子曰：以王介甫觀之，自謂窮理而知道者。河北淮南水旱流殍。

論賀邵之言
中亂世之病

則曰聖人以百姓爲芻狗。然後與天地同。華山崩。覆壓六社。則曰太山頽。哲人萎。乃韓忠獻薨。謝之。應。彗出東南。神考恐懼。則曰天道助順。除舊布新。乃交趾將滅之象。水旱連年。四方上聞。則曰爲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目孔子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於學官。而解釋李斯小篆。以爲有道德之意。元臣故老。忠諫正士。咸廢逐之。而擬諸聖讒說。難任人。禁邦誣。祖宗創業太平百年。而指爲因循之政。不足法。馮瀛王歷事五代。臣節掃地。而稱其知道。商君酷法。致秦之亡。而稱其能必於行政。未可非也。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也。

羊祐脩德懷吳。刻日而戰。不爲掩襲之計。軍行吳境。刈穀爲糧。必計數償之。吳人悅服。祐與陸抗對境。使命嘗通。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自屈也。各保分界。無求小利。吳王詰之。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義。况大國乎。

人臣之義。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扞外患。與凡人比鄰而居。敦交好。通憂虞者。異矣。宋司馬子魚

論羊祐之事
非將軍師保
境土之正法

曰、勉敵之人、溢面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降人欲去、卽以還之、刻日方戰、不事掩襲、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以爲計耶、卒之所以取吳者、凡八大將、二十餘萬人、舟師數千里、戰勝攻克、非吳人感祜懷徠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

元子反。私平於下而蔑其君。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也。借使羊祜當日以此得吳之城壁鎮戍。或取其師徒。而有奉使交私之嫌。則所得者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爲矣。六一居士評羊祜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爲道。夫慈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且原祜之心。誠非爲私。況以大晉而臨一方之吳。若無可嫌者。君子猶以爲不可。有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爲交驩。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

十年

論立子之事
不當謀諸閭
闈

取必於吳而脇其主耶。故君子於祐之事正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帝以太子不慧，訪於楊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

人之大倫，有常有變。雖曰賢者守常，聖人盡變，然當事之危疑難處，而關國家之存亡，賢者當之，雖不能盡變，亦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則庶乎不失矣。立子之事是也。昔者帝乙生庶長曰啓，嫡子曰受，不知受之幼也，已爲無道。帝乙守立嫡之義而

立之，歟。抑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帝乙立之也。使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立之可也。若已爲無道，帝乙舍微子之賢，輕喪邦之禍，以不失立嫡之義，則帝乙之愚，可勝言哉。帝乙雖未能盡倫而適變，苟有知子之明，念成湯之業，見受之必至於亡國敗家，而微子爲可以保宗廟社稷也，則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舍受而立啓矣。此則不待聖人可勉而至者也。世之君子乃曰：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然寧亡國而不爲者，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此

膠柱調瑟之論也。豈有以四百年之天下付之如
紂者。寧覆亡其宗社。祝斷其血食。而務存禮之大
節。嗚呼。曾是以爲禮乎。惠之不慧。無人不知。帝亦
知之矣。廢而立齊王攸可也。立皇孫遁亦可也。不
謀於能斷大議之賢人。而謀諸閨闈。晉室不遐。實
武帝自取之哉。

山濤薦嵇康子紹。帝徵之。紹以父死之故欲辭。濤曰。
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紹乃
應命。

論嵇紹處已
之失

嵇紹處已之失。由山公語之者非也。昔舜殛死。崇
伯而禹事舜爲司空。又受其天下。何哉。至公故也。
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言之云爾。何以見其服乎。
以禹觀之。子尚不敢以殛其父爲憾。他人可知矣。
此之謂天下咸服。如紹者。終身不仕晉室。如王裒。
可也。爲人謀而不盡其道。使人忘父之怨。而從於
祿仕之利。山濤之失大矣。且其所謂天地四時。猶
有消息。而况人乎者。又非康紹父子義類之所存。
紹聞之。翻然而起者。何所悟也。無乃固有釋怨之

萌而會逢濤言之適歟

晉武成寧元年

邵陵厲公之廢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論范粲仁人

或評范粲何人也。有曰忠人也。不忘舊君。守死靡他。可不謂忠乎。有曰義人也。惡司馬氏不與同立。可不謂義乎。以愚觀之。粲仁人也。所守既正。久而益確。寢所乘車。臥疾不言。凡三十六年。以此終其身心。苟不仁。又安能不為變計乎。

羊祜請伐吳

二年

論強弱攻守之常理

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祜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為外懼。二子之策孰優。曰。惟伊尹之志。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如已納之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困於孫皓。則伐之是也。準范文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苟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之主耳。則伐之非也。苟為晉遠慮者。姑治內可也。自吳而言。肆為無道。驕奢殘虐。以蕞爾一方。欲抗天下十分八九之勢。不知敵人所以謀

我者無虛歲無遺策也。晉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勢，豈容吳黃屋左纛自桀於海濱哉？智臣願効其謀，勇臣願効其力，必至於席卷蕩平而後已耳。嗚呼！此天下強弱攻守之常理也。

四年
太傅何曾驕奢過度，奉養如人主。及卒，博士秦秀議，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謬，怙亂肆行曰醜，宜謚謬醜。公，帝策謚孝。

論晉武隳公道

謚者合天下之公，非所當私。秦秀議曾當矣，而帝以策改從美稱，然則置博士何為哉？且人君而謚

其臣以美稱者，亦施之之意也。我能以制勅破公議，易臣下惡謚，則為人臣者，豈當加惡謚於君上乎？使凡事皆視此行之，公道盡隳，私意是用，君臣諛說，以不正相寵光，夫適所以自標，而貽天下後世之譏誚耳。今史曰：何曾名與實爽，怙亂肆行，有司謚曰謬醜，而帝策謚曰孝。讀之者，是非之心皎然，則改之者何益哉？於賈克亦云。

五年
匈奴左部帥劉豹子淵為任子，在洛陽。齊王攸言於帝曰：陛下不除淵，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

讀史管見 卷之六
信懷殊俗，乃用疑殺人侍子，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

論司馬攸不逮王渾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漢高祖撫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非汝乎。濞初封未反，雖有反相，非其罪也。何名而殺之。高帝亦語使勿反而已。劉淵爲任子，無罪可書。齊王攸遠請殺之，是以猜虐甚帝也。於時之論，攸不逮王渾遠矣。然世之議者，以唐太宗殺李君羨爲濫刑，以晉武不殺劉淵。唐明王不殺安祿山爲盛德，其論晉武、唐太宗當

矣。論明皇則失之，祿山爲將而覆軍，軍有常刑。張九齡請斬之，非以猜也。不得與司馬攸爲比。明皇不從，是失刑而縱惡，安得與晉武同心哉。

太康元年

大舉伐吳，吳丞相張悌督戰，吳師敗，副軍師諸葛靚先遁，謂悌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耶。遂死之。

論張悌烈士

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効甚於報爵祿之寵，以

爵祿之寵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悌非吳臣，
第一流，觀其臨難致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
以負名賢知顧，可謂烈丈夫矣。豈與姦邪偷合之
流始則屈意先生大人以發其迹，依倚正道，收拾
才望以美其譽，既得所欲，乃盡變前之爲，反讎疾
人，端人正士，臣伏夷狄，不以爲恥，其視張悌，相去豈
直蝓蟻轉之與蘇合哉。

吳主皓降，凡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
二十三萬。

論保天下國
冢者當正心

蜀之亡也，有戶二十八萬，甲士十萬，吳又倍之，以
力而論，皆足自守，譬如人身，四支尚強，而心既蠱
病，無使形者，則形將焉用矣。嗚呼！人之靈於萬物，
中國之制御夷狄，聖哲之折伏奸雄，正道之破散
邪說，一理也。身無使形者，卽項羽重瞳子，而首體
五分，有使形者，則孫臏無足，祖珽無目，而戰勝攻
取，以小揆大，何往不然。故思保天下國家者，常正
其心，使極於清明，莫能欺蔽，則雖少康一旅，足以
祀夏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復漢室，何況中天下

而立撫四海之衆，孰得而窺覷之？苟爲不然，靈者憤憤，則棄賢保姦，不恤百姓，絕忠諫之路，長禍亂之階。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江山足憑，兵甲尚衆，亦不免於面縛御壁，爲臣虜也。可不畏哉。

王濬上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強宗，夫犯上千主，其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賞慶刑威曰君，君者出命者也，宰相者行君之命者也。君無是命，宰相雖欲賞慶刑威乎下，不可得矣。而王濬何爲有貴臣不可忤之說耶？曰：此非論

論王濬貴臣
不可忤之說
非虛言

君臣之常理也。謂君失柄而臣竊權者也。人主如天，無所適莫，非大有道，惡疾忠正，是桀之於龍逢，紂之於比干，則怒亦有時而釋矣。惟權柄下移，使竊攘者用以飾喜飾怒，則施之必過，賞不過，不足以鼓舞小人而示恩，罰不過，不足以阻遏君子而立勢。人君所欲賞刑，反不得伸，必多爲之說以變之，而已之所欲賞刑，必文之以有功於時，有害於國，而必行之，自趙高、王莽以來，所由一道。王濬非虛言也。人君可一日而失其柄乎。

